

# 廈門大學旅美校友會

## 校友通訊

### 第三期



XIAMEN UNIVERSITY (AMOY UNIVERSITY)

U.S. ALUMNI ASSOCIATION

1356 Forest Hills Blvd.

Cleveland, OH 44118

APR. 1988

母校六十七週年校慶

天行永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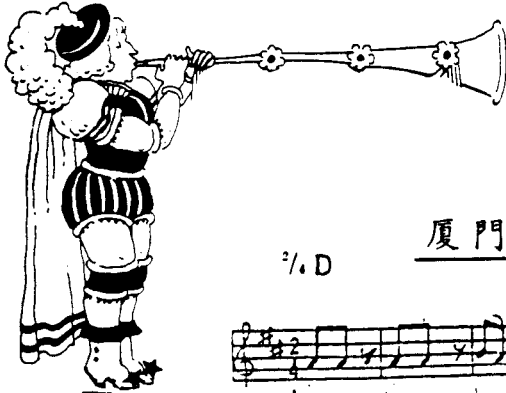
校譽恒隆

廈門大學旅美校友會

敬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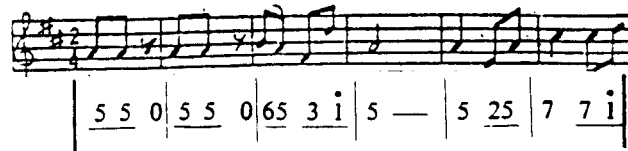
# 目 錄

| 頁                                                       | 頁                                                      |
|---------------------------------------------------------|--------------------------------------------------------|
| (一) 吳厚沂學長：會務感言 — 1                                      | (十六) 陳永煜學長：小記小記 — 39                                   |
| (二) 編 者：廈門大學<br>— 由長汀至廈門 — 3                            | (十七) 陳中柱學長：母校母系 — 41                                   |
| (三) 轉 載：<br>薩本棟與廈門大學 — 7                                | (十八) 曾壁中學長：<br>年來中國大陸旅遊的感受 — 43                        |
| (四) 殷韻徵學長：<br>憶母校廈大，二 — 10                              | (十九) 陳 抗學長：“福禱” — 48                                   |
| (五) 林渚霖學長：<br>我與旅台校友會及其他 — 11                           | (二十) 林 今學長：<br>Kentucky Derby — 49                     |
| (六) 歐陽謐學長：<br>趕第三期的頭卷 — 15                              | (二一) 陳廣業學長：長汀生活瑣記<br>— 四十年前二付春聯 — 51                   |
| (七) 蘇林華學長：廈大美東校友<br>歡迎汪前校長蒞紐約 — 17                      | (二二) 黃保欣學長：來信 — 53                                     |
| (八) 校友迎影 — 19                                           | (二三) 吳厚沂學長：照片徵答 — 54                                   |
| (九) 李 戎學長：來信 — 20                                       | (二四) 王 琬學長：退休生活 — 55                                   |
| (十) 羅葆基學長：來信 — 21                                       | (二五) 楊文興學長：來信 — 57                                     |
| (十一) 莊昭順學長：長途跋涉<br>參觀“忠實的噴泉” — 23                       | (二六) 姚慈心學長：來信 — 58                                     |
| (十二) 莊昭順學長：<br>A Pilgrimage To The<br>Old Faithful — 29 | (二七) 楊肇鳳學長：來信 — 59                                     |
| (十三) 朱一雄學長：魚兩幅 — 35                                     | (二八) 林為政學長：來信 — 60                                     |
| (十四) 母校消息 — 37                                          | (二九) 鄒潮逢學長：來信 — 61                                     |
| (十五) 石清鎮學長：來信 — 38                                      | (三十) 陳中柱學長：<br>漫談“校友通訊” — 62                           |
|                                                         | (三一) 陳國章學長：<br>The Meal Has Come<br>A Little Late — 64 |
|                                                         | (三二) 劉永錯學長：台灣去來 — 65                                   |
|                                                         | (三三) 編者的話 — 68                                         |



# 廈門大學校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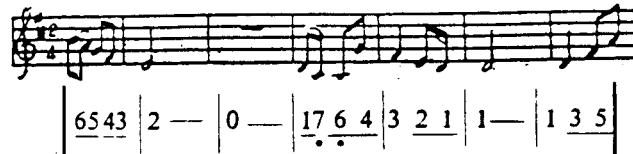
2/4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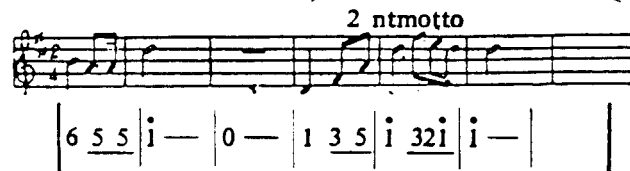
自強 自強 學海何洋 洋誰 歟標榜  
自強 自強 人生何茫 茫誰 歟普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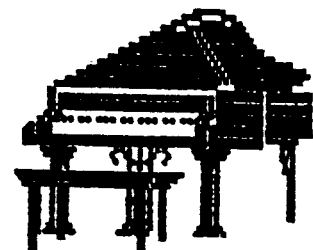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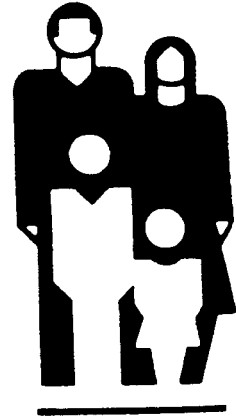
發其藏 驚江深且長致吾知於  
駕慈航 驚江深且長克吾愛於



無央 于嗟乎南方之強 于嗟乎  
無疆 于嗟乎南方之強 于嗟乎



南方之強 于嗟乎南方之強  
南方之強 于嗟乎南方之強





## (一) 會務感言

吳厚沂 1988.2.9

本會第二期校友通訊較第一期改進頗多，此皆由于編輯陳中柱兄之苦幹、實幹、肯幹、能幹之精神與修養，所致成果。至于校友們之欣然賜稿，使本刊更為充實、更多采多姿，尤令人感奮！

文稿除來自美國之校友外，加拿大、國內、台灣、香港，均有校友投稿，此為極佳現象。愚見以為校友會主要功能之一，為聯絡本地校友情誼，但能兼及溝通各地校友訊息，豈不更佳？四海之內皆兄弟，況是同出一「母」校之「兄弟姐妹」，更應彼此關懷、多事聯系。

總觀以往來稿，全是「老」校友之作，最年輕者，在1948年畢業；甚至於收之「中青」校友（美國及各地）多多來稿，使我通訊層面，能包括老中青各代作品，則漸次盛哉矣！中青校友之作，自能記述長汀末期與復員廈門之後之母校面貌，以及各方人與事之情況和觀感，使各地校友讀之，必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下竭誠渴望中青校友們，響應斯舉，依照本會徵稿宗旨及辦法，踴躍投稿，本期已有數篇，望今後陸續增加。在此亟應鄭重補充一句，私立時代之校友之文章，尤為本刊之珍品，懇求「老老」學長們，不吝金玉，而和小弟妹們「排排坐，吃果果，你一個，我一個。」

本刊未能寄給各地各校友，即美加夫婦校友，亦只合寄一本，皆情非得已，由于成本高（私人負擔），郵費昂（用一等郵遞）之故，務請各位原諒編者之苦衷，亦示對本會之支持，因全方經費，非常拮据，實不能不多事撙節也。因而盼望外地校友，肯將本刊，就地複印，以應各該地區校友之索閱，則通訊發達更廣，校友聯系更多，非獨僅為減輕本會之負擔而已也。如承襄助，懇即示知，下期便可開始此項耗費傷神但有意義之工作。至于其以何因故未能繼續代印，可隨時通知終止，絕無問題。

本刊第二期承蒙校友總會秘書長王豪傑學長，在廈門複印，並分寄母校當局、校友總會及廈門之投稿者和索閱者。台灣有楊肇鳳、林清霖兩位學長，香港有林為政學長，分別就地複印，並分寄。上列各位學長，本手足之情，予心力之助，同人等銘感五內，莫可言宣，謹在此致以十二萬分謝意。今後當繼續與各地校友會及校友商討代印代寄（當地投稿人及索閱者）事宜，務期通訊之接觸面，更為廣闊。此外新加坡徐清水、高思思二學長亦應允就地複印，以應當地校友之需，謹此一併誌謝。

本會財政歐陽謐學長，因事辭職，經與秘書葛文勳學長商討同意，並敬請陳承煜學長代理本會財政職務。陳兄在1946年畢業于母校會計學系，1954年來美，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銜，供職通用（奇異名）電氣公司垂30年，現任該公司電腦制度顧問，與太座及兩公子居住OH州。陳兄在本會未成立之前，即時常聯絡旅美校友，此次慨允襄理會務，同人等無任心激！

頃接秘書葛文勳學長電話，欣悉我會向國稅局(IRS)申請為不牟利團體事，當可獲准，今後依照章則行事，可獲所規定之免稅此待。

本會往年向州政府立案，以及此次向國稅局申請，均賴葛兄不厭其煩周旋于律師及政府之間，費神費時，還須破費，不日大功告成，吾人在欣慶之餘，當念葛兄之功勞，而致誠摯之謝忱。

今年四月六日，為母校六十七周年校慶，本會敬謹預祝母校  
天行永健 校譽恒隆

以表示海外遊子對母校懷念之情。

本會自1984年十一月成立以來，除辦理註冊、聯絡校友、管理捐款、印發通訊，以及與外地校友會和校友聯繫外，每多建樹，但諸事上軌道，正宜在不久將來改造之時，另選賢能，俾有一種新作為，展開一番新氣象；尤其會長一職，更不宜因循留任，以免塞礙會務進展。

拙見以為近數年來，加州校友人數，于原有眾多之外，增加不少，各位在校友名單上，便可了然；故謹倡議，在將來改造時，吾人應集中投票加州校友，加州校友亦應慨然出任理事，使會務中心西移而擴展，工作範圍普及而更張，實于我會，有莫大裨益，敬乞校友們垂察，為幸！

本會「教育基金」至今共收到74人次，合計US\$11861，限用于教育工作活動迄未動用。「會費」則共收到41人次，合計US\$1140，只支出印支票和信封之費用、寄通訊之郵費(部分)、律師費；至于所有其他開支，悉由3位辦校友，自動付出，以省公帑。

關於今後通訊之印費及郵資，擬由會費支付，因所費不小，況非短期性費，自不能令經辦人長期負擔也。本期內附回郵簡一封。

各位學長如對本會有所捐助，請惠支票；支票上收款人請寫：

YIAMEN UNIVERSITY U.S. ALUMNI ASSOC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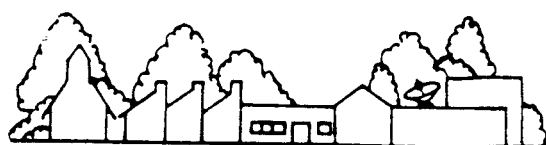
并請寫明：「FOR EDUCATIONAL FUND」或「FOR ASSOCIATION SUBSCRIPTION」。

銀行入賬或寄回之支票，即可作為收據。

各位學長對會務有任何應興革事宜，懇請隨時函示，或電話告知，以求集思廣益，而公舉易舉，幸甚！



## (二) 厦門大學 由長汀至厦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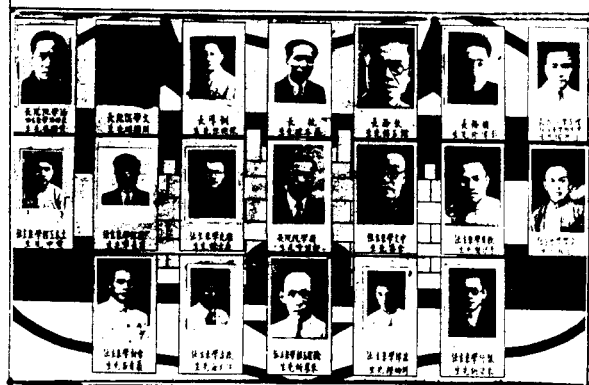
簡章

### (1) 學校內遷山城長汀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薩本棟受命任國立厦門大學校長之翌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从此中华民族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是年七月廿九日，薩本棟校長正式到职，三十日将私立厦大校务、财产全部接收完毕。八月，“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八月廿日至廿三日，本校在福州、厦門、上海、广东四处招考新生。廿四日，日本从厦門撤退侨民。九月三日，日寇军舰炮击厦門。薩本棟料到敌人的野心，决定将全校图书资料及仪器、标本迅速装箱，以应万一。为师生安全起见，九月四日，秋季开学时，暂在鼓浪屿闽南职业学校和英华中学部分校舍举行开学式。十一日正式上课。学生共二百八十多人，教职员二十多人。十月一日，薩校长晋省商洽迁校事宜，决定将学校迁到长汀，由省政府拨助迁移费五千元。十一月十六日，派教务长周辨明等赴长汀勘察校址。经征得该地专员同意，拨借专署地址一部分房屋为本校校舍。十二月二十日起，全校停课，开始分批迁移。不及一个月，迁校即告完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先借长汀县文庙和长汀饭店为教室，开始复课。此时，到校学生为一百九十八名，教职员七十多名。二月底按期进行学期考试，并放寒假。由于战乱，学校遭逢时难，虽经迁徙，而能秩序井然，照常上课，非有精心擘划，上下协力，曷克完成。

### (2) 院系一覽 (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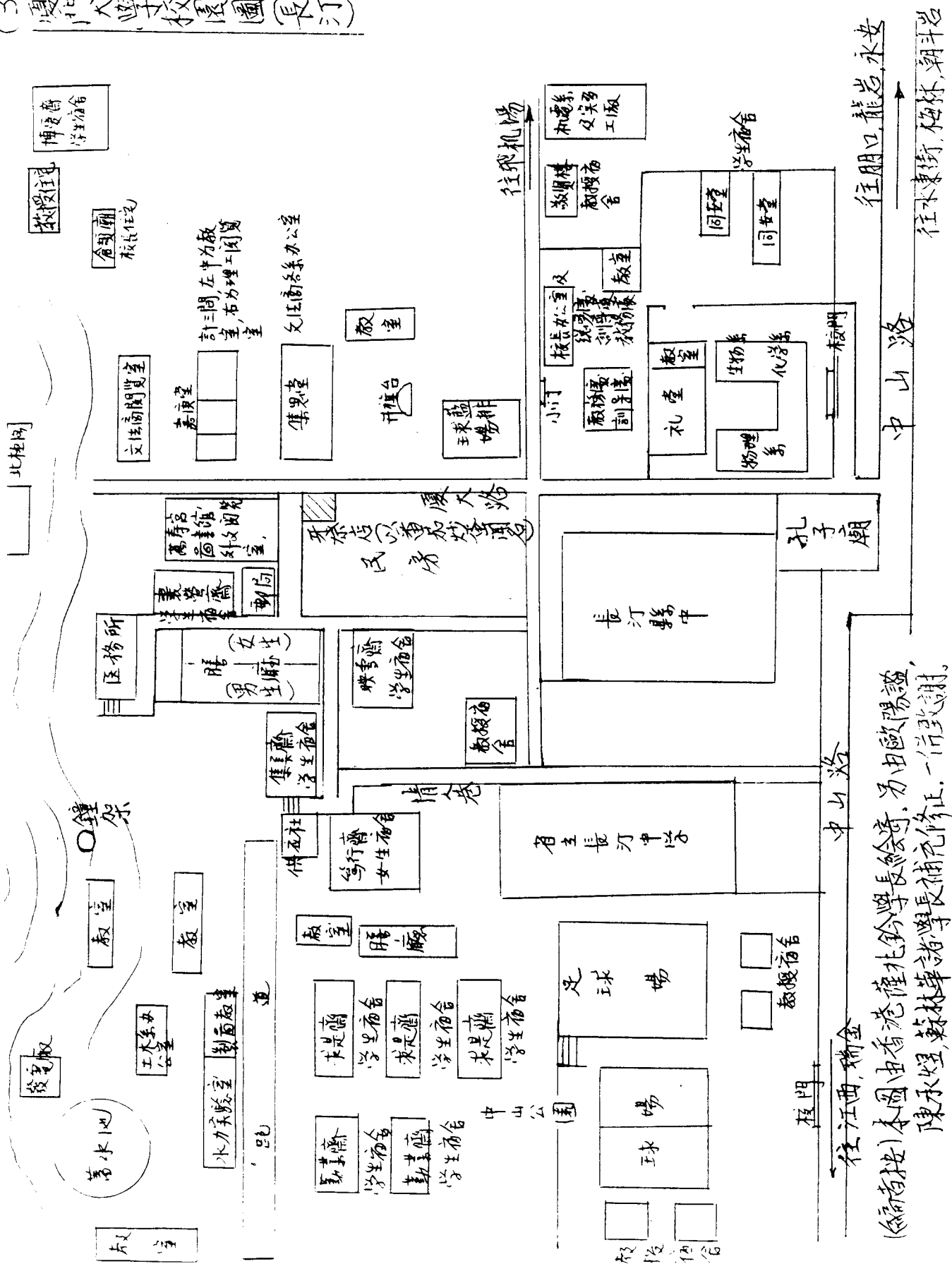


|   |    |       |
|---|----|-------|
| 校 | 長  | 薩本棟先生 |
| 教 | 務  | 謝玉銘先生 |
| 訓 | 導  | 陳德恒先生 |
| 總 | 務  | 彭傳珍先生 |
| 文 | 學院 | 周辨明先生 |
| 理 | 學院 | 汪德耀先生 |
| 法 | 學院 | 黃開祿先生 |
| 商 | 學院 | 鄭健峰先生 |

|   |   |   |   |   |    |   |   |
|---|---|---|---|---|----|---|---|
| 中 | 文 | 學 | 系 | 系 | 主任 | 余 | 憲 |
| 歷 | 史 | 學 | 系 | 系 | 主任 | 吳 | 士 |
| 教 | 育 | 學 | 系 | 系 | 主任 | 李 | 培 |
| 工 | 程 | 學 | 系 | 系 | 主任 | 黃 | 中 |
| 電 | 工 | 學 | 系 | 系 | 主任 | 朱 | 家 |
| 化 | 學 | 學 | 系 | 系 | 主任 | 劉 | 棟 |
| 物 | 理 | 學 | 系 | 系 | 主任 | 周 | 長 |

|   |   |   |   |    |   |   |
|---|---|---|---|----|---|---|
| 生 | 物 | 學 | 系 | 主任 | 汪 | 德 |
| 政 | 治 | 學 | 系 | 主任 | 鄒 | 文 |
| 法 | 律 | 學 | 系 | 主任 | 何 | 炳 |
| 經 | 濟 | 學 | 系 | 主任 | 黃 | 開 |
| 銀 | 行 | 學 | 系 | 主任 | 朱 | 寶 |
| 會 | 計 | 學 | 系 | 主任 | 黃 | 訓 |

(3) 廈門大學校園圖(長汀)



(編者按)本圖由香港薩北鈴學長繪寄，另由歐陽澄，陳永煜，蘇林華諸學長補充修正，一併致謝。

# (4) 厦門大學院系一覽:(1987)

## 院、系、专业

### 文科

####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 新闻传播系

国际新闻学专业

广告学专业

#### 历史学系

历史学专业

#### 人类学系

考古学专业

人类学专业

#### 外国语言文学系

英语专业

法语专业

日语专业

俄语专业

#### 经济学院

#### 经济系

经济学专业

#### 计划统计系

计划统计学专业

#### 会计系

会计学专业

审计学专业

#### 企业管理系

企业管理专业

#### 财政金融系

金融学专业

财政学专业

国际金融专业

#### 对外贸易系

对外贸易学专业

#### 政法学院

#### 哲学系

哲学专业

#### 政治学系

#### 法律系

法学专业

国际经济法专业

#### 艺术教育学院

#### 音乐系

音乐专业

#### 美术系

美术专业

### 理科

#### 数学系

数学专业

计算数学专业

应用数学专业

#### 物理学系

无线电物理专业

半导体物理专业

光电子学专业

理论物理专业

#### 化学系

无机化学专业

有机化学专业

分析化学专业

高分子化学专业

物理化学专业

#### 生物学系

细胞生物学专业

寄生虫学专业

动物学专业

植物学专业

微生物学专业

生物化学专业

#### 海洋学系

海洋化学专业

海洋物理专业

海洋生物专业

#### 技术科学学院

#### 计算机科学系

控制理论专业

计算机软件专业

系统工程专业

#### 科学仪器工程系

科学仪器工程专业

#### 电子工程系

无线电电子学专业

#### 建筑工程系

#### 海外函授学院

#### 国际教育中心

1986 年增设:

经济信息专业

税收专业

材料化学专业

## 研究所、室

南洋研究所

台湾研究所

经济研究所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人类学研究所

物理化学研究所

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细胞生物研究室

寄生动物研究室

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室

人口研究室

英美语言文学研究室

哲学研究所

苏联问题研究室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

特区经济研究室

数学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实验中心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抗癌研究中心

生物工程研究室

自然辩证法研究室

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研究室

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技术物理研究所

海关史研究中心

陈嘉庚研究室

雕塑壁画研究室

艺术研究中心

人类博物馆

鲁迅纪念馆



# (5) 厦门大学校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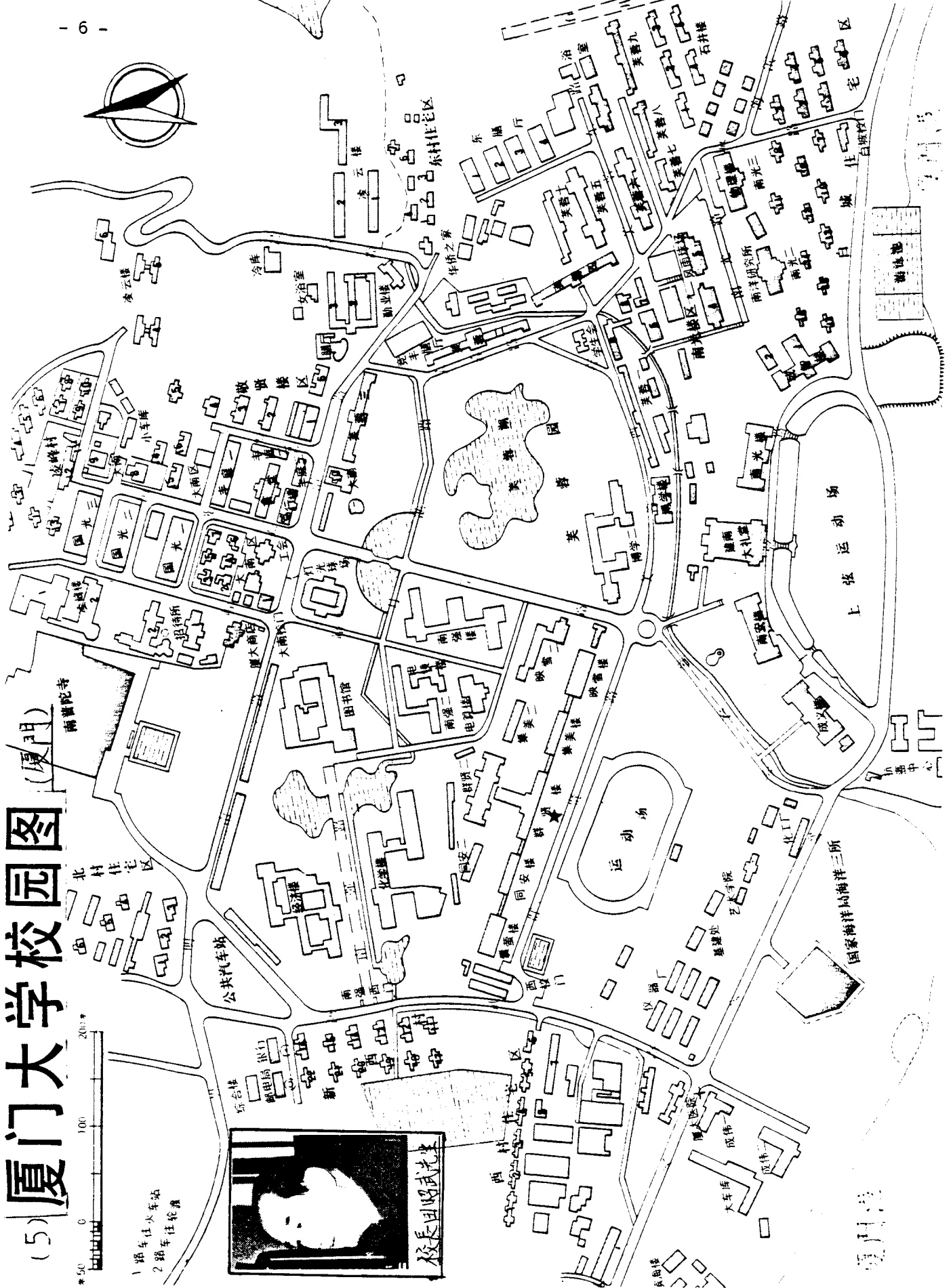
1 路车往火车站  
2 路车往轮渡

公共汽车站



校長 田昭武

50 100 200



厦门大学

## (二)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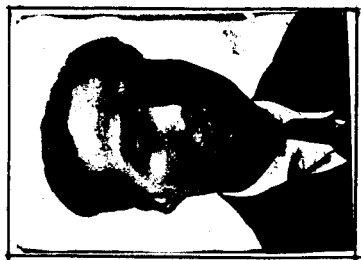
地。而当时有些大学却在迁校的辗转过程中遭到巨大损失，以致元气大伤。在长汀，没有校舍，缺乏经费，他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大到制定全校的建设计划，小到审定建筑图纸、改建旧房，他都亲自参加研究，而且每天都到工地上巡视。长汀地处偏僻的山区，生活条件较差，厦大教师待遇不高，师资比较缺乏，他亲自出面，千方百计地聘请一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经费的限制，添购图书、仪器是十分困难的。他一方面自己筹建水力实验室、实习工厂，一方面设法向国外订购一些急需的书刊和药品。那时在厦大图书馆里可以看到英、美、法、德等国的一些期刊和西欧当年出版的图书，这使得来校参观的学者们赞叹不已。不仅如此，萨校长还不得不为全校师生的生活而操心。物价飞涨，生活困难，他必须向当局力争提高师生的待遇，设法增加“免学生”和“贷金”的名额，甚至还亲自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介绍在校外的兼职工作。为了增加学生的营养，他提倡吃糙米饭，并且决定由学校自己制作豆腐。长汀没有电灯，他就拆了自己的旧轿车，把发动机加以改造，解决了学校的照明用电。那时日本飞机经常前来骚扰，每当空袭警报，他总是亲自指挥大家疏散，直到敌机临空，他才最后一个进入防空洞。有一次敌机炸毁了学生宿舍和实验室，他没等敌机离去，就赶到现场，至今可以看到一张他站在被炸的同安堂前的照片。上述这一切，都是和平时期的校长所不会遇到的困难，萨校长以惊人的毅力和魄力，迎难而上，他肩上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

作为一个教授，他除了校务工作以外，还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有时每周上课的时数，竟达到甚至超过一个专职教授的要求。他曾经以他自己的丰富经验指导普通物理的教学，并亲自开设过微积分这样的基础课，还为电机系开设交流电路、电工原理等课程，他一面教书，一面编写教材。他的《普通物理学》是“部定”（当时教育部）的大学用书，交流电机教材《非矢（向量）线路分析》后来整理成英文本，在美国出版。萨先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能够根据学生的水平，因材施教。有一年修微积分的学生，水平参差不

###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

蔡启瑞、黄厚哲  
陈碧玉、陈孔立

（原载厦门大学《校友通讯》  
第三期）



有些人你和他接触的机会不一定很多，可是他的言行和品格却使你终生难忘。萨本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萨先生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只有七年的时间（1937—1944），后来他便出国讲学，1949年1月在美国逝世。可是当年他的同事们和学生，至今仍然十分怀念他，尊敬他，可见萨先生是感人至深的。萨校长出自爱国热忱而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尤其使我们感动，对我们影响很大。

萨本栋就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只有三十六岁，但他那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了。他是物理学家、数学家、电机工程师，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已有八年，是全国采用的优秀教科书《普通物理学》的作者，又是清华大学十二名评议员中最年轻的一员。由一位在学术上很有发展前途的教授担任大学校长，把许多精力用于行政事务，不能不说是一种牺牲。可是萨先生下决心接受这个任命，他怀着远大的抱负，要发扬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把厦门大学办成一个国际上著名的具有特色的高等学府。

那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摆在新任校长面前的是重重的困难。萨本栋认识到“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年代”，他表示“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他正是以这种负责的精神来对待一切困难的。他刚到厦门，日本军舰便开始炮轰厦门，当时人心惶惶，他把学校暂时迁往鼓浪屿，坚持上课。后来眼看厦门无法久留，便决定迁校回西长汀。在他的筹划和指挥下，全校的人员、仪器、图书都安全地到达目的

齐,有些人没有掌握解析几何、三角等基础知识,他用很短的时间加以复习,抓住要领,条理清晰,使学生印象十分深刻。他教交流电路时,能够把复杂而枯燥的电路,讲得系统分明、生动有趣,学生们都说萨校长把书教活了。他由于担任繁重的校务工作,上课时间往往安排在清晨。他患了严重的胃病,有时卧床不起,但他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常常让电机系学生到他的床前听讲。胃病发作时,稍稍停顿一下,然后又继续讲下去。虽风湿病发作,驼背弯腰,还撑着拐杖上课讲课,乃至拐杖掉落在地,他自己不能再俯身捡起来。他这种自我牺牲忠于事业的精神,曾经使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热泪。何恩典教授当时是他的学生,曾谈起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感受。

萨校长经常教育学生,学好本领,贡献社会,“造福于国家和人群”。他认为中国受日本的侵略,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培养出一批科学技术人才,来拯救自己的祖国。抗战期间,国家十分需要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当时厦大却缺乏开办工科各系的必要设备和师资力量。萨校长不满足于学校原有的规模,他千方百计地为创办工科各系而奔走,终于因陋就简地办起了土木、机电、航空三个系,其中航空系的一个教学设备还是用一台报废的飞机发动机改造成的,但是,这几个系都办得相当出色。到1944年,工科学生已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急需的人才。

强调质量,是萨校长办学的一个特点。他认为大学教育必须强调研究学术和培养技能,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他说:“本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的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之下,对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为此,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好质量关。例如,他强调学好语文和英文,一年级学生必修这两门课,不及格者要重修,重修不及格则予以退学。他重视基础课的教学,要求有经验的教授、副教授开基础课。他自己曾经为工科学生讲微积分,并指导过普通物理

的教学,他认为这两门不及格就不能学好电机专业评,应当转到别的系去学习。他还提倡学生要学动手的本领,鼓励搞好实验和实习。此外,他还提倡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他曾经亲自参加数理系学生的专题报告会,并且向报告人提问,提高学生钻研学术问题的能力。

爱护学生,爱护人才,是萨校长一个突出的优点。他不仅时时事事为国家培养人才着想,而且还设法直接听取学生的意见。他曾经分组接见理工科各系的学生,每逢星期六傍晚,便邀请十个左右的学生到他家里谈话,在他家里吃晚饭。凡是学生反映的意见,他认为可以接受的就一一照办。有一次,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反映说,有一本英文参考书找不到,过了两天,图书馆便通知这位学生书已经查出来了。校长亲自问过这样的小事,使学生感受到亲切的关怀,事过几十年,至今谈起来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他对一些杰出的人才更是十分爱惜,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发展才能的条件。他曾经动员陈梁生等去考庚款留学,陈先生后来在土壤力学方面很有成就。听到化学系一位年青助教写了一篇论文,就要这位助教去见他,虽然这位助教和他平时接触的机会不多,只见过两三次面,又不是他直接教过的学生,他还亲自帮他看论文,改论文,甚至连英文用字都加以润色。

萨校长还有两件小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件是他反对搞同乡会,他指出:“在本校内,绝对不容许有地域的成见”。他认为以地域分派别,不和合作,彼此攻讦,那是极端狭隘无聊,是对个人、对国家都很有害的事。他从不任用亲信,他来校时只带了一名助教兼秘书。后来只有一名秘书是他的亲戚,但从未受过重用。另一件是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夫妻不得同在本校工作。他自己带头执行,他的夫人受过体育方面的高等教育,虽然当时厦大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她也不能在本校任职,只能是义务地担任女生的体育指导。但她这个义务指导比专职的还认真,既上体育课又十分关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动。七年如一日,未尝接受国家半点补助,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萨先生夫人的情操品德。他的好朋友教务

长傅魔的夫人张锦教授，本来可以在化学系任教，为了遵守上述“规定”，只好在远离长汀几百里的沙县担任医学院教授。其他如生物系顾瑞岩和他的夫人杨佩芬也无例外，这些措施是否妥善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萨校长为了不让家庭观念、地域观念妨碍学校的事业，是煞费苦心的。他的本意是主张团结一致、不搞小集团的。同时，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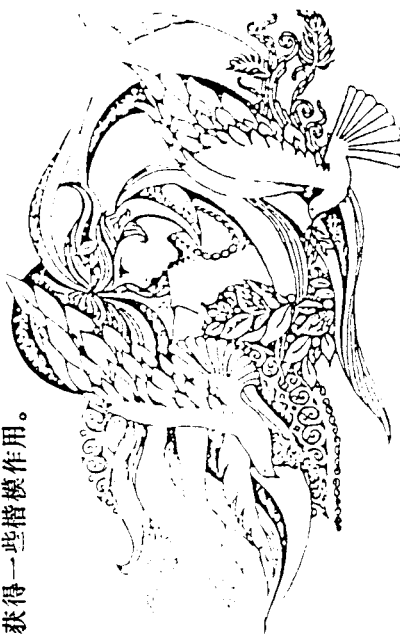
经过萨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厦门大学不仅在规模上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有显著的提高。那时全校设有文、法、商、理工四个学院十五个系，从校舍、图书、仪器、师资力量来看，在战时全国各大学中可以算是比较好的。本校学生在“全国大学学生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本校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又能吃苦耐劳，得到社会上的好评。正是在这个时期，厦门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一些外国学者称赞本校是当时“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的大学”。这一切都是和萨校长出色的领导分不开的。

当然，代价是巨大的。萨先生刚刚到校时，还是一位容光焕发、精力充沛的青年学者，还能打网球，可是繁重的校务和教学工作，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1944年他还不过四十三岁，却已经腰弯背驼，显得异常衰老了。可以说，萨校长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办学，他用舍身的精神换来了厦门大学的发展。

萨本栋作为一个学者，他在物理学上是很成就的。他曾经创立亚栋定律。他用参量数理来分析电路，这在电机工程学上是一个创举。他的交流电机教材《并矢线路分析》，被英、美等国的许多学校采用为课本。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厦门大学的发展，充分体现出他在这个方面的杰出的才干。他提倡学术自由，爱护青年学生。不过，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当时他还看不出中国的前途，他企图走“教育救国”、“教学救国”的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那是走不通的。但是，他始终是爱国的。他曾经以自己的名义和全体教授的名义，

通电斥责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有一个美国学者来校演讲时说，中国应当以农立国，由美国提供工业品。萨校长指出，中国如果不发展工业，永远只能是美国的附庸。我们一定要发奋图强，发展自己的工业。可惜他过早地去世，没有看到祖国工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1956年蔡后瑞刚从国外回来时，吴学周老先生就对蔡说：“萨先生不但才能非凡，而且正直敢言，真是了不起的人，如果能活到现在，一定可以为国家作出很多的贡献。”蔡在国外时见到一些以前在清华或厦大时曾经是萨先生的学生或朋友的人，当谈到萨先生不幸逝世时都流泪痛惜。还听说当萨先生因胃癌卧病在隔离病床、自己病在垂危时，喘着气一再不停地向唯一侍候在他身边的主治医生述说他积累在脑中的许多科学设想，并时时问那位医生说：“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没有？”虽到最后那一息，还想把科学知识留于后人，这一点精神使那位医生深为感动，虽然他不是同行，听不懂他所说的科学道理。

以前曾有人谈起道德继承的问题，象萨先生那样的为教育和科学献身的精神，对于老、中、青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一笔精神财富，给予正确的评价，将有利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实际上当时有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即使平时和萨先生极少接触，只是悄悄地敬仰着他，也从他的献身精神，获得一些楷模作用。



# (四) 憶母校厦大一二



憶母校厦大一二

殷契友(韻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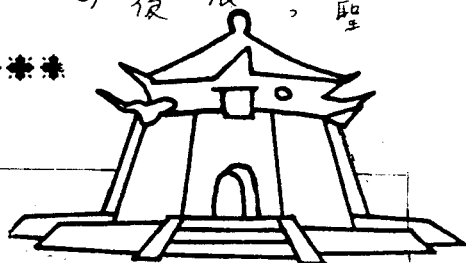
當抗戰期間，母校厦大被迫內遷，福建，閩西，長汀縣，小城落腳。結果，我就在那地方渡過了四年的學校生活。當時，學校設備完善，環境幽靜，以及當年陸校長本棹先生努力，老師的栽培，現在想來，真是不勝懷念！現今我看到各屆校友們敘述當年鬥的情況，我亦來助興。在1941年，長汀厦大全體同學八百餘人，在陸校長精明嚴格教導之下，校風蒸蒸日上，故雖處於抗戰時的空襲，而心理上並未有任何重大負擔，而完成大學教育。現在，依我記憶的心，有二要點提到的。

一、在學校課餘時，每晚散步的散步，至日暮黃昏時，同學們紛紛外出，踽踽以消磨一日上課的緊張及疲勞。長汀是個小小的山城，而環山，中間是個盆地，僅有一汀江川流不息，其間，故灌溉甚差，時因缺水，開荒歉收，可是，這河流帶給我們全校同學至低級消遣，游泳，釣魚，打水，碧綠潭，之不停，地，河，水，清，晰，使，人，看，到，往，之，有，神，清，而，脫，俗，之，感。江，邊，連，栽，無，

數梅樹，俗稱梅林，春天梅花一片，花香飄滿林，其中，還，向，隔，科，我，教，十，株，野，栗，樹，在，散，步，時，隔，隔，而，所，到，就，近，上，通，一，聲，就，是，栗，之，成，熟，落，地，之，聲，我們，隨，處，都，可，拾，起，來，去，壳，來，吃，還，有，遠，眺，山，上，的，川，斗，若，山，並，不，高，可，到，了，山，頂，鳥，瞰，全，城，風，景，令，人，眼，底，在，往，年，功，課，壓，力，下，未，能，地，享，受，如，野，餐，踏，青，捉，迷，藏，一，等，說，不，過，當，年，學，生，時，代，在，忙，中，偷，閒，的，情形。

二、我們學生有日常的課外活動，如班裡的聚餐，導師的請客宴會，系裡的遊玩以及自治會會的成立（這個會是我在當年這些同學在社會上學做官的）但我們這些有基督教信仰的學生，也有成立其基督徒團契——青年會，大家至清晨以及課餘時間，大家有屬靈相聚，彼此勉勵及追求，當地有個小教堂——長生堂，是屬長老教會的，當家牧師是初到道的張備弟兄，我們這些契友們大家，在堂中彼此幫助，無論在事工，唱詩班，見在，等，都在神家內，一而，在，主，日，侍，奉，主，時，候，

一年一度的復活節及聖誕節，有開音樂會，唱聖詩（即以韓懷宇的譯教聖曲為主），聖誕劇等。所以，廈大基督徒團契之友，不但對當地教會有很大幫助，同時，事也為各地教友保持交通。最後，我還要提到教會所辦的一所育英小學，地點在少波新樓（傳道人的住址）附近，老師都由基督教徒契友担任，學生都是廈大老師的子弟，未上學，所以，在無形之中，也分擔一些之教授，仍的教誨了孩子的責任。信口說來，當年我們基督徒同子只有七八個人，創辦廈大基督教青年會，迄今已有五十年歷史，在這許多年中，祇有多少同子得故度信仰主耶穌名下，我亦樂於追思向神，一個一個的交代而已。可是我們這些主由的同子仙呢，現多在天邊一方，何日才能相聚！！



### (五) 我与旅台校友會及其他

林渚霖

我是1944年元月畢業於母校商學院會計系，當時母校並無招考春季班學生，我是首主福建大學因中央未准立案，奉令將已招收僅一班之學生併入母校改讀，並非「留級生」。我在長汀母校三年半時間，寂然無聞，從未參加校內活動，所以同學認識的很少，但我在校外和幾個機關為郵政局，農民銀行，福建有銀行，驛運管理處等幾位主管很熟，所以每逢寒暑假時，常受同學之託，介紹搭便車充當黃魚（付費）回家。當時我有三位甥女輩，陳梅淑，陳梅卿，林惻嫻（表甥女）都在母校肄業，她們都叫我「渚男」，所以我有事時也時常到女生宿舍找她們，因此有許多位女同學及幾位勤跑女生宿舍的男同學，也跟著她們稱呼我為「渚男」，可以說「渚男」比我的名字還響亮，這都是我受甥女輩所得到的「尊銜」。

我畢業後曾返福州受聘青年會商戰母校任訓導主任一年，嗣轉入福建省銀行工作，於1945年底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邀約來台入專責的工作，協助接收財務會計事宜，並籌組成主會計單位（兼公財部）當時因專責人才缺乏，我在1946年曾返回福州，批邀約母校之友來台服務，曾經洽妥願意來台之校友有楊貢淇、黃忠堃、鄭靖謀、池兆樑、盧振濤、郭國銓等人，但後來因家庭及工作等關係，多數未能離開家鄉，只有池兆樑校友應約來台，經早期校友張化清等（由專責局邀約來台）堅邀隨他至屏東酒廠工作（張化清為池任主計課長）此外，先後來台進入專責局及改組後菸酒公賣局工作之校友，有鄒幼昌、林鏡澄、劉秉鈞、楊晨、林振幹、林宜聯、廖紀榮、陳梅卿、嚴大猷、鄭長庚、楊慶明、陳梅淑、蕭敦文等十餘位，<sup>不久</sup>鄒、林、劉、林、楊等在其他單位內服務外，其他校友均在主計部門之

工作，楊慶明在台北第一酒廠，陳梅卿在高雄公賣分局，蕭敦文在台中菸葉廠均擔任主計課長職務，因當時在公賣局服務之校友人數較多，所以旅台校友會成立時，有關活動事宜，多推我擔任雜務工作，為選擇慶祝校慶活動集會地點及準備餐會等，多均在公賣局禮堂或煙酒廠舉行，早期擔任校友<sup>主要</sup>幹事有黃啟顯、黃天壽、彭傳珍、沈觀泰、薛人仰、余麗華及我等，當時幹事會均在會長黃啟顯（時任建設廳長）校友會開會並餐敘，黃天壽校友接任會長後，余麗華、沈觀泰、徐德倫並自備陳益茂、丁世權、謝又華、周詠余、金世添等多位校友，均先後熱心會務，而余大姐麗華擔任總幹事時間最久，也最熱心，我則擔任雜務工作數十年，難以脫身，余大姐於來台赴美時，這時她多年開會時發給的「指揮哨」，移交給我，至今還在使用中。記得1959年（？）林語堂大師來台，林大師早年曾任母校教授，我曾同彭傳珍老師

等代表校友會之大同之家(政府以設賓館)歡迎林博士。並定期在公賣局歡宴，席間主席當時林大師想吃一盤家鄉閩南菜(紅燒魚唇)但當時台灣菜館都不會做此菜，我要公賣局廚子試辦，結果做不好。林大師嘗過公賣局的酒後，還很欣賞。他走後，我曾請公賣局寄送紹興酒及五加皮酒各半打到國外贈他。有一年校慶，地點選在中山堂，徐德倫和我幾位幹事在中山堂預訂100人份西餐，結果只到十餘位校友，而訂餐份又不能退，只好由女事人員結付。1979年校慶，選在石門水库觀光大飯店舉行，定期我和陳益茂校友於三月底同往察看環境，籌備佈置事宜。我回來後，竟得急性心肌梗塞症，連夜住進中心診所急救。到校慶時，我尚躺在病房中，無法參加。近數年來，由沈祖馨學長接任會長，金世添為總幹事，何宜慈、謝又華、陳玉蘭、劉詩華、嚴啟昌、陳益茂

周詠棠、丁世權、劉基昭、陳樹勛、藍自傑、席德整、陳振華、葉榮、傅百序及我等為幹事及候補幹事，已連任三屆，每隔二個月，或歡迎國外師長及校友來台時，均由幹事輪流作東，舉行餐敘。餐會時參加均極踴躍，席間談笑風生，無以不談，毫無禁忌，而大家最喜歡金世添高談闊論，又多内幕新聞。我在校時之趣事真是妙趣橫生。近年校慶，則選擇在郊外舉办慶祝活動，並有聚餐及摸獎等娛樂節目。最近幾年參加校友極為踴躍，連同眷屬均在二千人左右，尤其住在臺灣的我位學長均能在百忙中擠著參加，甚少缺席，實為難得，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校慶活動，多承嚴啟昌學長及公培為我位校友幫忙辦理雜務及募款工作，我到這後，遂告工作而已。

來台校友全盛時期，約有三百餘人，多年來，或出國或凋零，校友人數有減無增。

现实際在台校友不及二百人(通訊錄上登記人數有多位已出國)但當年校友會上竟出現奇跡有一位年青新校友蘇文穎学妹報到加入,她是39屆(1954)母校生物系畢業,由香港轉來台灣就業,我們大家都表熱烈歡迎,也是非台校友會成立來未有過的盛事,更巧妙的,在當天摸獎活動中,由校友會即捐贈的特獎彩色電視機,竟由這位新加入的学妹抽中,使得全場均咸喜悅。

現在我們在台校友,虽年有減少,但仍有多位學長,身居政府以及民營事業中重要地位,而經常出現於電視及新聞媒體成為新聞採訪的對象,如我們的會長沈祖堯學長,虽已退隱,而適宜望重工商界,現仍為政府所成立的對台經人及民間機構所爭相延攬的對象,顧問、董事長頭銜仍不少,何宜萬學長在台灣今日蓬勃發展資訊事業成功過程中,功不可沒,現為資訊系進

會實際負責人,至交通部陳正開,電力公司陳振華,電信總局劉詩華,公路局嚴啟昌,救國團謝又華,重要公營事業如陳樹勛、金世添、陳益茂、席德璽以及多位擔任社會團體及政府機構重要職務之學長大名更時常出現於新聞媒體,為母校增添不少。

我口笨筆拙,提起筆有所重,平時最怕寫文章,這篇通訊稿是吳厚沂上星期由美國打國際電話又來信逼我寫的,並限期在本月十日前寄出,而且梅卿在旁幫腔,誰叫我這位「大橋頭野驕一滑男」有這麼一對辦事負責、熱心服務的「賢甥女婿」,好仇儼,只好勉為其難,不過敘述時間過久,記憶不好,而且匆促草成,多有遺漏錯誤之處,敬祈諸位學長加以補正或改正。  
1988.10.18 復于台北

渚舅:我這甥女婿當年在長汀追求梅卿之時,不曾得大人絲毫助力,致誤了我寶貴青春三年整。現在夫妻倆,齟齬兼勃釁,又不見您老人家片言隻字來教訓之。您的寶貝甥女,真枉費我尊稱您為渚舅足:46年長! 賢甥婿/厚沂謹白 88.2.2

(編者按)林渚霖學長1944年母校會計系畢業,現居台灣。

## (六) 楚辞三期的颈卷

歐陽謚 1987.12.22. 必到

“校友通讯”愈来愈精彩了。第二期，不但多了各地校友信讯，而且非常藝術化，使我想超陈中柱设计的机电学会的徽章，也是他的天才的表现。

如果中柱兄和婉姐已经交配了四十周年，有何不可？国人做九不做十，可以引用到结婚周年。景昭与我的结婚戒指裡面刻了1948，如果厚道的贤情们有何怀疑，我们可以代提物证。

中柱兄代为吹嘘，说我“仍勤于治学”。不但“勤于治学”承担不起，“仍”字巧指过去，更是承担不起。这些日子，如“淮南子脩务训”中所言：

闲居静思 鼓琴读书 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海  
弄璋 日以自娱 苏援世了 与白黑利害

如以 PC 代鼓琴，谁是我的憧憬，上面引据，请勿以为我得自淮南子，是不懂“苏援”何义，查出来的 lagniappe。

厚所指到汪海雄师曾为 British Council Fellow。我承恩师潘本棟兄的支持，为 B.C. scholar。汪老师以法文拼他的姓为 Quang。我依周辨明老师拼姐为 Ouyang (mid 的 d，是按周法也)。B.C. 曾把我们的纹弄错。在英国第一次看到他时，他给我一封我的信，我给他一封他的纹。“生活奇遇故尔”。

1951年底做完 Ph.D. 之后，曾应茅以昇先生聘约他合时聘约了景昭，打算一齐去交通大学。第一步是先把景昭和两个女孩“接去英国，当时承景仲萨师的 stigrant 先生介绍，暂去 ERA (British Electrical and allied Industr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工作，一做就十数年，从 Research Assistant 到 Deputy Head of High Voltage and Surges Department, 1970 年来美国，入 GE 公司

\* 陈寿民大哥诱娶，小安小平均为医生。寿民兄大机，读读思随和，惜令才力，但大胆在他最后一诗之后，“真眼”如下

三男一女非常器 诗赋快唱艳阳天

到1986年底退休。

以上应答了厚泽兄指示的“本人工作”景昭呢？她到英国几年后，进 Mullard 发展各种真空管。安平下学之后，读人照顾几小时。不到一年，有一天回家，看见安平一身衣服都给雨淋湿了，照顾的人，也不给她们换乾衣服，就辞职回家。到小孩们进中学后，再重整旗鼓。真空管当时已被半导体取而代之。学校所学，一无用途。她做了 control logic 多年。一度设计了 BC10 的 Flight Test Data Processor，用来试 Rolls Royce 的引擎。地上试，临空试，因为她太熟悉那机引擎吧，她以后很怕坐飞机。她来美国之后，就退休了。因此，我对寿民兄文末的一首诗，倍增兴趣。

厚泽兄提到“成就”。我想我只能说有几件可以自慰的。从电力工程的大都知道 CIGRE，这是法文名称的字母，中文常译为“世界大电网工程会议”。是个经常的组织，除每两年在巴黎宣读论文之外，有 study Committees，下有 Working Groups，再下有 Task Forces。我有幸为 WG 之英国代表，美国代表及 Task Force 主席。大会宣读的论文，为 SC 提出对当前重大课题各会员国的最近进展。各会员国的论文数目都有限度。最发展的国限为八篇，最少的一篇。因此论文多由会员国的国家委员会指定几件作与合作。我有幸在英国时合作过三篇，在美国时一篇。但是，最自慰的，是与母国台工的合作。从 1977 到 1987，曾经从旁经过“台湾大电力研究试验中心”的筹划，成立和扩充，并介绍当年同仁去意加，荷，办试验室取得实地经验。1980 年去过北京清华的电力科学研究所和武汉。与十几省的同工接触过。1984 年，应邀参加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五十周年大庆，并受聘为电科院荣誉顾问。以此，我自慰为母国原谅我当时没有回国的表示，并间接表扬萨恩师的教益。

“生活家庭方面。”小平给我们两个小朋友，安娜三岁，与我同样爱辩论。大卫才半岁，与景昭同样爱笑。小安给我们一个小朋友，安得鲁（大祖母译名，中文名未定，出生时不需中文名登记也），一岁，说的话只有我懂得。本期我交头卷，现在停笔付印。希望是第三期的头卷。

（编者按）欧陽謐學長 1944 年母校机电工程學系畢業，現居美國。

(七) 厦大美東校友 歡迎  
汪前校長蒞臨紐約記實



(1987年)  
打從去年十一月份起，厦大校友會會長吳厚山等長便頻頻自其新澤西州住所或紐約辦公室來電，連絡及邀約厦大新舊校友們參加該月下旬在 N.Y. 舉行的汪前校長德耀先生的歡迎會。

關於汪前校長來美之事，在第二期校友通訊中已有報導；汪公係應邀參加去年十一月中的美國細胞生物學學會第廿九屆年會，同時也參觀訪問紐約州 Lake Placid, 費城、休士頓、加大 Davis 分校四所研研單位、大學、並作學術報告。

由於汪前校長的預定行程有所變更，先到費城，~~並~~與其女公子（在費城一研究機構工作）相聚，並應臨近的歐陽盤、劉景昭等長的邀宴，所以到紐約的時間便改為十二月五日（星期六）中午。

以我個人說來，1944年長汀入學時，汪教授是~~我們理學院院長~~是代校長（~~汪教授是~~汪校長去 M.I.T. 講學，迄未得見到），當年身除校長，所以1948夏畢業於机电系時，證書上便是由他具名發給的。剛於1984年1月份，我自美迫里探親之餘，專程去母校訪問四天三夜，但因汪公外出，未得拜訪，引以為憾！而今一慢眼~~隔~~<sup>已</sup>四十年，得以吹聚，快何如也！

十二月五日，我自厦州 Whitehall 開車，偕由人先到新澤西州李育農夫婦宅，由李兄改向其大車專程到達紐約市華埠的金園食品公司，十一時前到達，吳厚山、陳梅卿夫婦~~已~~已在內等候，我們上其公司的三樓，不久汪前校長便由其專程自加拿大（學音樂）來此的公子某慶與費城戚友陪同<sup>下</sup>蒞臨。校長和眷屬們也陸續到達，便在吳學長的三樓辦公室（~~他們是~~<sup>他們是</sup>台夥人）和會議室坐下暢敘往事，並分地抽<sup>煙</sup>。汪前校長的丰采依舊，聲音洪亮，與四十年前無異，體力強健（手杖只偶出一用而已），很少人能相信他已85高齡了！（按：1903年出生）

汪公從法國得到國授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後回國後，便一直從事教育與科學工作，目前仍係母校細胞生物學教授，兼校務委員、細胞生物學研究室主任、和抗癌研究中心主任，數年前又獲法國尼斯大學榮譽博士。

十二時許，我們做北金園公司的會計室內拍攝團體照，有純校友的，有校友連眷屬的，校長居中而坐，大家忙着整理桌子、搬動椅子，十分興奮愉快。到了十二時半才在餐廳<sup>餐廳</sup>備下告步當車走向 Division Street 的大上海飯店，席間二桌，菜餚精美，由吳學長夫婦<sup>校長</sup>作東；校友們想出份，却為婉拒，且得下次！

席前汪前校長对大家講話，略表榮幸觀感，並對廈大的往事、現況和遠景作一詳盡報告，大家全神貫注傾听；席間大家合唱校歌，從「笑、自強、自強」而至「南方之強」，頗有石破天荒之感。而汪前校長也不免提及 1947-48 年同學時期如何保護師生、並十年動亂<sup>期間</sup>所身歷的苦楚<sup>（謝其大校長之風）</sup>，與諸師生之况，令大家~~翻~~感動之至；

約近下午 3 時，這席告散，汪前校長才在大家道別聲中離去，但望來日大家此地再聚，或在母校相晤！

汪前校長地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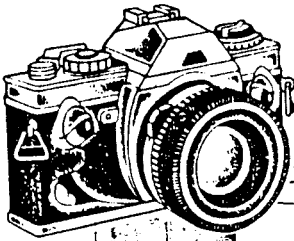
Dr. Wang Dayao (Ouang Teyio)  
P.O. Box 261,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Tel. 27750 (Home), 27391 (Office)

按，當日到宴之師長與校友計 15 人，即：汪前校長德耀，1949 年屆前之校友有：李聯吹、陳人信（金額不在）、陳至德、吳厚沂、陳梅卿、林華、李育崑、曾戶况、陳文淵；1949 年後校友有：林回今、黃國池、李式、莊德謙、陳和。至於眷屬參加者有<sup>以</sup>：劉東水（文淵太太）、方珊（戶况太太）、楊淑月（至德太太）、王光碧欽（育崑太太）、陳金珠（林華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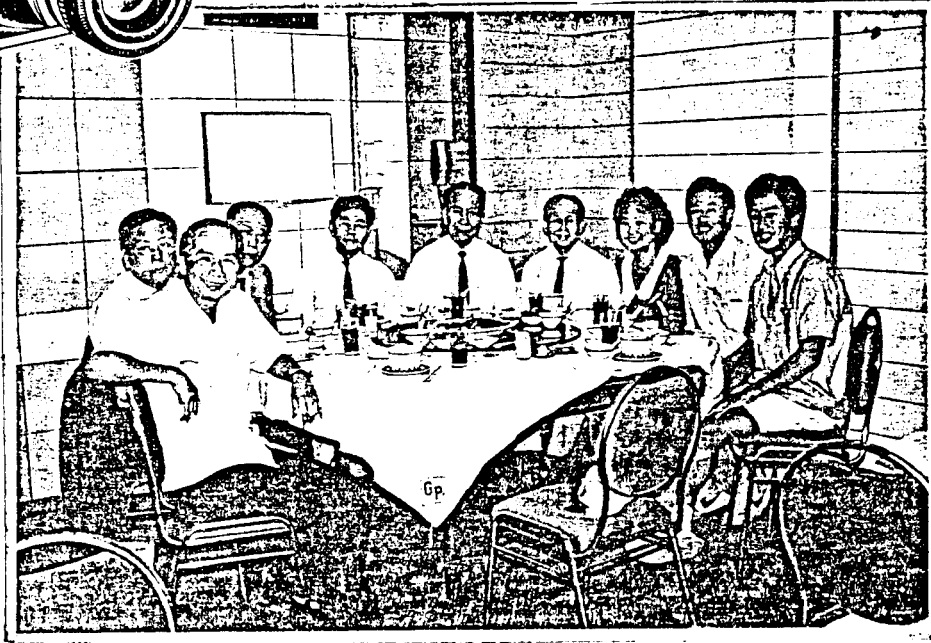
另隨汪前校長到者<sup>有</sup>：汪公子秉慶、王玉燕女士、廖俊亭先生廖弘美女士。以上計 24 人，並簽名留念！

（編者按）謝林華學長 1948 年母校机电工程學系畢業，現居美國





# (八) 校友近影



(1) 陳永煜學長1987年6月訪港。左起：陸兆鈴，陳可焜，楊大鈞，林為政，高學範，陳永煜及夫人，兩位公子。



(2) 陳振興學長(1946年化學系)居位菲律賓，1987年5月訪美，攝於紐約。左起：陳振興，吳厚非，振興嫂，陳梅卿，至德嫂，陳至德。

(歡迎提供校友近影刊登)



(3) 汪前校長德耀老師於1987年十一月到美國講學，此照攝於十二月五日在紐約華埠金國食品公司內，與各校友歡聚合影。  
曾慶沅，李育昆，黃鳳池，林田今，陳文淵，潘曉和，莊陽，李戎，李聯歡，陳梅卿，汪老師，吳厚浙，陳至德，蘇林華。

## (九) 李戎學長來信



您好！

寄來的校友通訊第二數收到了，非常感謝！

校友通訊刊登母校往事，使我有機會了解母校的歷史以及諸位學長的事業以校為念，以今思過去，自強之心。

我覺得通訊第30頁上的兩幅照片要比其它照片清楚得多，不知其它照片也用相同的方法是拍得至清楚些。寄上支票一小張，請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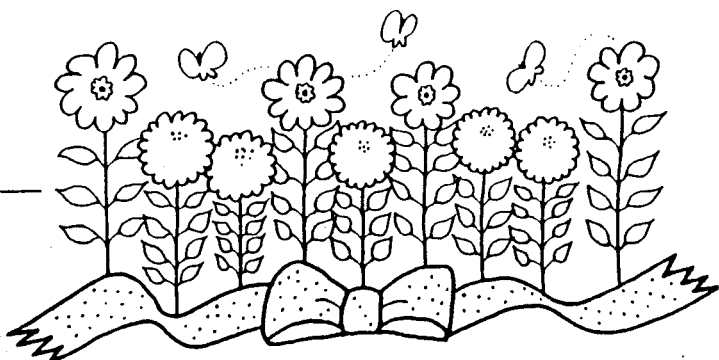
祝

新年快樂！

李戎 啟 1988/2/87

(編者按) 李戎學長1981年母校物理學系畢業，現居美國，繼續進修中。

## (十) 羅葆基學長來信



你們來信或賀卡，或  
長途電話，或蒞舍訪  
談，到今天我因行動不方便（藉口，但走路須用  
拐杖）賴（百分之百）也有點老人痴呆証，反應  
太慢，至今始借此地執筆寫此信作覆，並致萬  
分歉意！

首先特別感謝中柱、厚沂諸兄別出心裁，費  
盡心力，編印此多彩多姿之校友通訊，每期收到，拜  
讀之餘，均快同與久別諸兄姊在他鄉重逢！

半世紀了（1932-1988）往事實堪回味：

最難忘的：

上孫貴定院長的普通心理學與變態心理學，  
余慶老先生的文字學與聲韻學，畢生受用！

蠶螢樓上聽沙灘海濤，南晉院的鐘聲；  
食三友酒家閩菜與廈門柚子；

在尊賢樓下等家信；看林校長上生物樓  
快步雀躍的姿態，歷歷在目，一生難忘！

一九四〇年在福清，校主陳嘉庚先生蒞閩巡  
察，經過我服務縣中，只准我用地瓜稀飯招待他；

黃開祿教授買花蓮，在我家吃早點，牽取  
長生果（花生）佐飯，

薛師母遊台灣，曾在寒舍住宿一夜；

喻耕蓀四十得子，我曾吃她紅蛋；

張化清任板橋酒廠長，請我嘗日本時

代留存下的陳年老酒。

一九四五年在蘭州：與黃大燠相聚一時，他的女兒蘭與我的兒子隴，均為紀念蘭州出生地之第二代。

一九四一年在長汀，李培崙教授率隊來縣中實習，命我作示範教學，太差勁了！

以上雖點々滴々，但記憶猶新，盼因本通訊拋下小軛頭，引起更多回響！

弟一生居無定所：在新疆，在青海，在甘肅，在星加坡，在台灣或在奧地利；即在丟已四易其所，故親朋戚友通訊，輾轉費時，且一生為教書匠，學生近三萬人，所欠信債太多，久欠不還，祇有內疚在心，敬乞諒宥！

師復兄伉儷，鶼鶼情深，望八之年而今視為中年，中年喪偶，情何以堪，唯望多以詩文歌曲（兄善平劇）消遣，善自珍攝！

弟羅葆基拜上

1988年4月

大陸及在台諸學長：誰能得知陳淇與徐馨大姊一對歡喜冤家，近況如何？他的令妹（陳可芳？）向曾在台，欲知其地址，盼能見告！弟現地址為：

BAO JI LUO

電話 (415) 856-3867

644 SAN ANTONIO RD. \*102

PALO ALTO CA. 94306

（編者按）羅葆基學長1936年畢業於母校教育學系，現居美國。

## (十一) 長途跋涉

參觀

忠實的噴泉

莊昭順

一雄跟我有個十二天的旅遊。七月二十七日，我們從華府附近的杜爾斯機場起飛；先到愛達荷州的首都玻也西，然後到歌羅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市與我們的孩子相會，並租了一輛車先遊在歌羅拉多眾泉附近的神園作為前奏。我們的目的地是個僅(TETON)國家公園及黃石國家公園。全程給我的印象是美國還有這麼龐大的荒野！

我所看到的愛達荷卅有好多地方是一片連綿不停的銹色山丘，火山石，與月球上的乾地一樣。偶然在荒野上有一兩座房子；每隔五、六十英里，會

### 菜八稿紙

有個小城鎮歡迎孤獨的旅客。每當我們看見一些綠色的地點，同時會發現有趣的灌溉設備，噴水澆淋一種豆科的植物，普通叫做掌花苜蓿，是牛羊的飼料。有些灌溉設備是建立在地；有些是架高臨空。這些設備噴出的水花式樣名異，真是牧場的藝術作品。如果人們肯投資，肯化時間建立更多的灌溉設備，就中西部的荒野可能變成牧場。

玻也西是從法文 (L o s B o i s) 森林轉  
錄而來的，早期捕野獸的人在荒野打獵十分辛苦，  
當他們發現這一帶有森林，便稱它為 (B o i s e) 。玻  
也西的歷史博物館正展出中國金礦工人的生活狀況  
。很明顯的，一百年前，這裏有個中國城，而這個  
城可能在一八八二年被摧毀了。因為當時國會正通  
過排斥中國勞工入境的法案，這法案到一九三四年  
才廢止。愛達荷州的最高法庭的幾個法官曾由幾  
個判例表達他們的態度：拒絕對待中國人為低級的  
種族及流徙的文化。我知道印第安人被逼而離開原  
來的土地時沿着充滿眼淚的荒野小路走到新的地  
區；好像這些中國金礦工人移居到一個充滿着折  
磨痛苦的城市。我們都從遙遠的地方來，是否要  
走到一個可以彼此容納的地方使大家能夠利用土地  
而生存？這廣大的西部大荒野對我們都是極重要的  
！

神圈曾經是印第安人的廟宇。我們看見很  
多大紅的巖石，形狀迥異，矗立在許多地方。它們  
吸目的顏色及優美的姿勢老遠便引人注意。我崇敬  
這些赤壁，並記得古人說：敬鬼神而遠之。

25  
從丹佛市到個儼大山，一路的景像正如懷玉民  
州的州長麥克·蘇利凡所說：「……你將在道路  
上的每個轉彎處，找到友誼。這些友誼在田園、在  
牧場開花……」在紅霞滿天時，那沒有邊沿的大  
草原及無法測量的山脈深深地打動着我的思潮。有  
一次，我們讀着一個路標上面寫着這個城鎮的人口  
是五；我們不禁大叫曰五！？。在準備這次的旅行  
時，我們不敢在一個城市只有一千人的地方訂旅館  
。現在我們明白在懷玉民州，人口只有十位數的是  
很平常的。

當我們到達傑克遜山穴時，停了一個地方遠望  
巍然的個儼山脈。這個九兆年的山脈推說是五十兆  
年的琉璃大山脈的嬰孩。它是四十英里長，十五英  
里寬，而大個儼是最高峰，大約一萬三千呎高。

休夫·克蘭道爾曾經寫過：「雖然大個儼國家  
公園是一部曲，它可有四個樂段……像一部交響  
樂的四個樂段，它包括山巒、湖沼、谷野及河流。  
……就在這個地方，我証實由國字山正如這座個  
儼山峯起伏的形狀。」

站在珍妮湖邊，我可以清楚地看見魁然聳立的  
個儼山；它是那麼雄壯又是那麼友善。我願能夠碰

一在那些冰河並喝一口那融解了的冰水。

午餐以後，我們駕車朝傑克遜湖去。我們五人在荒野小路走了五個小時。先到天鵝湖，在大荊塘裏有天鵝的家，並有野鴨成群。我們想繼續到隱士居端，但我們已沒有另外的五小時可以去了又回來。在這山路步行時，看見許多野花，例如印第安人的畫筆花、羽扇豆、艾菊，還有若干別種花草。著名的蛇河遙地穿過傑克遜山穴地區，這河流是個最理想的鏡子，反映個個山尖——大自然莊嚴的紀念碑。

夕陽滿空，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傑克遜山，朝黃石公園駛去。黃石公園是美國第一個國家公園，廣大深遠，有荒野，有樹林，又有河流山陵與湖泊，是各種生物最喜愛的地方，是造物者得意的藝術品。當天空還有一抹紅，我們的車不停地駛行，景象如一場電影在無涯的銀幕上演出。天空漸黑而浩瀚的黃石湖更加嫵媚；吸引我們在湖濱休息片刻，欣賞明月與她的倒影。我們都希望在其他未開闢的地區能有如此可愛的景色。

隔日站在畫家握點遠眺那三百零八呎的大瀑布，流水如千馬競賽，猛進而且不歇，漸漸地在大峽

谷，火山巖叢中消失了。這些山巖浸在熱水中自然變成灰色、粉紅色與鮮明的黃色。

我們繼續前進到大溫泉，在公園的西北隅。到了那裏，沿着木條築成的通道走到一座山，那裏一棵樹，一叢草也沒有。溫泉從石灰巖，不是火山巖，噴出味道極重的硫磺水而形成好幾座瓷器似的梯臺。我們好像站在大船上的甲板望著大海中的巨石。

黃石公園有許多地方有碩大的火山鍋，從地心的火產生熊熊的火花；當這些火花向上昇，經過地下的水的地方，把熱水推出地面，噴射出來叫做間歇溫泉(Geyser)。黃石公園有上萬的溫泉。有的在山邊的通口咆哮，有的沒有水出來而長噴，有的從盆地出來帶了酸性的地下水而將石頭融化成泥漿好像顏料鍋。

有個間歇溫泉叫做史密爾的噴泉也是大泉的女王，是黃石公園的象徵，列為奇觀；這個地方也是我們此行的終點。

下午四時左右，我們剛到停車場，看見一個龐大的間歇噴泉射上天空。人們相信一個鐘頭內將有另一次的噴射。我們因此參加熱心的觀眾坐在劇

場。四周的長凳等候日忠實的噴泉再次表演。

在這期間，日忠實的噴泉斷續地射出十呎，或二十呎或三十呎的水到空中。約過六十五分鐘過去了，這噴泉尚未作精彩的表演。雖然如此，不安的觀眾仍保持安靜不動，好多人拿着照像機等候拍取那奇觀。成千的人耐心地注視着。大概離開上次表演七十分鐘左右，日忠實的噴泉開始作驚人的表演，前後四、五分鐘：它連續不斷地噴射，水柱幾乎直達天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高。那乳白的大噴泉靠近兩百呎高而拋出八千多加侖的水到雲端，堪稱壯大！它的行動在這一百年來沒有大變化，所以名為日忠實的，但它的表演時間無法完全讓人預知。這樣久等之後才看它騰空而起，興奮極了！

以人類七千年的文化史與個僅九兆年的歷史比較，我們的歷史實在太短，我們的成就也似乎太小。無論如何，我從這次旅行學到了觀眾的信心與耐心使日忠實的噴泉的表演這麼令人難忘。有了信心與耐心，我們將看到沙漠有時繼續成牧場；荒野會變成世界的穀倉！

(編者按) 杜昭順，年長一百六十六年，母校

法律學系畢業現居美國

一九八七年

(十二) A PILGRIMAGE TO THE OLD FAITHFUL

By Chow-Soon Chuang Ju

My husband and I started a twelve-day journey from Dulles Airport on July 27, 1987. We visited Boise, Idaho, and then we met our children at Denver, Colorado, and rented a car to tour the Garden of the Gods near Colorado Springs as a prelude. Our destinations were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and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My impression of the Whole trip is what a vast wilderness we still have!

The land that I had seen in Idaho was a panorama of the continuous rust on the hills, lavas and craters like those of the moon. Once in a while, there were a few houses in the wilderness. Several small towns did come out to greet the lonely travellers every fifty or sixty miles. Whenever we saw some green spots we saw the interesting irrigation systems spreading water to the alfalfa, forage of cattle; some irrigation systems were built on the ground while others were built to stand in the open air. They sprinkled water in various patterns, and they were beautiful art works of the ranchers. I wonder if people would invest time and money to build more irrigation systems in the vast western states, the desert land could and should become pasture.

Boise, Idaho's capital city, pronounced as Boy-See, derived its name from the early French trapper's expression: "Les Bois," meaning "The Woods," a sign of hope to those exhausted trappers.

The Boise Museum of History exhibit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old miners. There was evidently a "China Town" one hundred years ago, and it probably was destroyed by the anti-Chinese forces in 1882 when the

Congress was pass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prohibiting Chinese laborers to enter this country. The Act was enforced, until 1934. The Idaho Supreme Court however expressed a different attitude in some civil cases from 1882-1902, through several judges who refused to treat the Chinese as racially or culturally inferior. I learned the Indians had taken the "Trail of Tears" to leave their old territory; likewise, these Chinese gold miners had lived in a "Town of Hardship" during their migrations. We all came from a long way. Will the western states be somewhere people can tolerate each other and make the land useful? The vast western wilderness means a lot to all of us!

The Garden of the Gods was once a temple of the Indians. We saw many crimson rocks in various shapes standing at different places. Their striking color and fine poses attracted us from afar. As I venerated these red cliffs, I remembered the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We should keep the deities at a distance but respect them."

The journey from Denver to the Grand Teton was indeed as the Governor of Wyoming, Mike Sullivan, had said: "... You will find friendship around each turn on the road. It flourishes in our farms, and ranches. It live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I was touched by the unbounded prairies and the immeasurable ranges under the rosy skies. Once we read <sup>a road</sup> sign indicating that the upcoming town had population of five; we shouted: "Five!?" Before our trip, we had hesitated to reserve a motel room in a town of one thousand population; now we understood a town with population of two or three digits is pretty common in Wyoming.

Upon our arrival at Jackson Hole, we stopped to view those remote but superior ranges of Teton Mountains. Though the nine-million-year-old Grand Teton, the highest range among the others, exceeds 13,000 feet, it is a baby of the Rocky Mountains which were born fifty million years ago. Here I found the spires of the Tetons, the exact shape of Chinese character , which denotes mountains.

Hugh Crandall wrote: "... the great impact of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is a single symphony, whose four movements are the mountains, the lakes, the valley, and the river...." We thus wanted a close look at the mountains, and drove to the Jeany Lake where I saw clearly the lofty Grand Teton. It looked so masterful and yet so friendly. I wished I could touch the glaciers on those peaks and drink the melting ice.

After lunch, we drove again toward Jackson Lake. Five of us took a hike to Swan Lake, where swans made their home, and ducks swam between lotus leaves. We wanted to reach Hermitage Point, but we did not have another five hours for walking to and fro. Stepping on the mountain paths and studying the wild flowers such as Indian Paintbrush, Lupine, Tansy Aster, and a score of other species, we saw the Snake River winding through Jackson Hole providing a perfect mirror for the jagged peaks of Teton, the imposing monument of nature.

We left the Grand Teton behind us in the sunset and headed toward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I found this first National Park of the USA a vast expanse of wilderness with forests, rivers, plains, mountains and lakes, a favorite place of all creatures, an art work of the creator.

As our car moved on under the blushing skies, the diversified sceneries appeared to us as a movie on an unlimited screen. The sky soon turned darker, and the tremendous Yellowstone Lake became more graceful and fascinating. Resting for a moment by the lough, the early moon on the sky with her reflection on the placid lake enchanted all of us. We hoped for more places like this in the other undeveloped land.

On the following day while on the way to see waterfalls and geysers, we found several elks, moose and bulls feeding beyond the road in the dense woods or along the ponds. They were lucky inhabitants of this kingdom.

The 308 feet lower Falls, from Artist Point, looked like a thousand racing horses, vigorous and continuous, who then ran away gradually among the volcanic rocks of canyon walls. These rocks were naturally grey or pinkish, with brilliant yellow stains by mineral in seeping hot water.

We proceeded on our journey to the Mammoth Hot Springs, northwest of the park. Following some wooden corridors, we walked to the top of a hill which had not a single tree or plant. It seemed we were standing on the deck of a ship and watching some huge rocks beyond us. These rocks were shaped by hot springs rising through limestone rather than lava. They stood like balconies and terraces of porcelain with a strong smell of sulfur.

The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contains places like immense volcanic cauldrons which produce bubbles of fire from deep inside the earth. As bubbles move up through passages in the earth, they push water before them, and make it leap out of the ground in spurts which are called geysers.

There are about 10,000 such thermal features in this park. They are either roaring hillside vents or whistling holes from which no water emerges. Some bubbling mud pots are caused when fumaroles emerge into subterranean basin, sending acid ground-water up to melt rock into clay, like the Fountain Paint Pot. The Old Faithful, Queen of Geysers, the symbol of the Yellowstone Park is a wonder, and it was our last stop of this tour.

A spectacular geysers shot up into the sky while we were parking our car around 4:00 P.M. People believed another shooting should come again in one hour. We therefore joined the enthusiastic audience sitting on the bench around the "theatre" to witness Old Faithful's showmanship. Occasionally, a series of splashes shot at intervals for 10 or 20 or 30 feet into the air. Sixty-five minutes had passed, the splashes did not show its best. The uneasy audience however kept quiet and motionless and held their cameras ready to record the great performance. The spurts then came often and higher every minutes; thousands of people gazed patiently at the Old Faithful. Around seventy minutes after the last show, the spectacle of this geyser began to play for about four minutes: A splash swelled into a column of water that rose higher and higher becoming a great steaming fountain into proximately two hundred feet and hurling nearly eight thousand gallons of water into the air. It was colossal, and beautiful. Its behavior had changed very little at least for a century, and was never entirely predictable. It was really exciting to see Old Faithful shooting to the highest after such a long wait.

Compar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Grand Teton, the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human civilization seems too short and our efforts to change this world seem too little. I learned however from this pilgrimage: the faith

and patience of the audience mad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ld Faithful so impressive. With faith and patience we should see the desert someday become pasture, and the wasteland become the granary of the world.

-- end --

Bibil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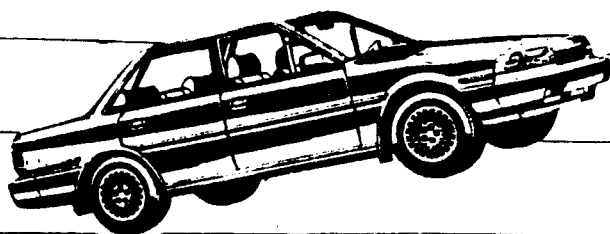
Wernert, Susan J. and others Our National Parks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1985) 353 pages

Crandall, Hugh Grand Teton, the story behind the scenery (KC Publication Inc., 1978, fourth Printing, 1986) 46 pages

Illustration:

Ju, I-Hsiung 1987

(編者按) 莊昭順學長1946年母校法律學系畢業,現居美國。



(十三) 朱一雄學長畫兩幅

- 35 -



The Old Faithful, Queen of Geysers, the symbol of the Yellowstone

Park is a wonder,....

Illustration made by I-Hsiung Ju



...I saw clearly the lofty Grand Teton. It looked so masterful and yet so friendly. I wished I could touch the glaciers on these peaks and drink the melting ice.

Illustration made by I-Hsiung Ju

(編者按) 朱一雄學長 1947 年母校中國文學系畢業，現居美國。

(十四)

## 母校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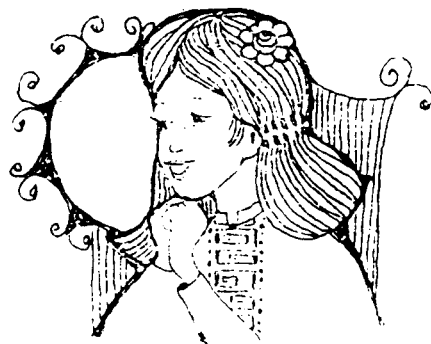
(摘自厦大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期)

编者

### 我校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实验室 五月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化学系、物理化学研究所的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实验室,于1987年5月18日获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费总额为450万元。

我校化学系和物理化学所的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实验室,经过长期发展,已初具规模,实验条件和研究队伍基础好。几年来,有40多项重要科技成果获得省、部委级以上奖励;同时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实验室建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将进一步对于集聚和培养人才,稳定地更有成效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较高层次上面向经济建设,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科学技术关键,并为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技术储备等方面,都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 著名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陈省身教授应邀到我校讲学

当代国际著名数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伯克利加州大学名誉教授、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偕夫人郑士宁女士,应邀于6月11日至14日到我校讲学和学术访问。作了题为《现代数学的进展》的学术报告。陈省身教授强调搞科学的人要勤于学习,刻苦攻关;要勤于动手,注重实践,这样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新。



### 校图书馆新馆将开辟著作展览厅

母校图书馆新馆将开辟本校著作展览厅,展示我校师生员工及国内外校友的著作成果,广为宣传。凡有著作、编译、文集者,可签上姓名、日期,然后寄赠或运送校图书馆。

### 林祖赓教授赴美 参加学术会议并拜访旅美校友

副校长林祖赓教授,于今年5月6日至5月21日由国家教委组团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电化学学会171次学术会议。

在纽约期间,林副校长应邀拜访了旅美厦大校友会理事长、恢复“嘉庚奖”的主要倡议者和资助者吴厚圻先生及夫人、校友陈梅卿,介绍了母校近况和两届“嘉庚奖”评选情况。同时,向旅美校友《校友通讯》主编之一李联欢先生提供了有关照片和材料。



### 母校举行 前教务长谢玉铭教授悼念仪式

今年清明时节,母校在学校专家楼后厅为长汀时代的教务长谢玉铭教授举行悼念仪式参加悼念仪式的有:谢老的女儿、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谢老的儿子、北京航空学院谢希文教授、旅菲厦门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邵建寅先生。校长田昭武教授 副校长王洛林副教授 校友总会顾问汪德耀教授、校友总会理事长周绍民教授、副理事长吴伯僖教授蔡启瑞教授和潘茂元教授,共八十多人参加了悼念仪式。

谢玉铭教授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任教。在厦门大学长汀时代,他担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七十岁从菲律宾东方大学退休,到台北定居,并在台北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教授物理、英文课程。谢老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受到人们的尊敬。谢老逝世后,杨振宁、钱临照、褚圣麟等国内外著名物理学家曾撰文悼念,并给予很高评价。

谢老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在台北市广慈博爱医院病逝,享寿九十二岁。



## (十五) 石清鎮學長來信

廈門大學旅美校友會 諸位學長：

石清鎮 1987-10-19.

余名石清鎮 1944年机电系畢業，先在江西家鄉教中學半年，1945年回  
長汀母校任助教，1947年2月從當時台灣、南京的兩處就業機會中選  
擇了南京一資源委員會南京無線電廠，現名南京無線電廠，地處  
南京市中山東路301號，是參拜中山陵的必經之路。回憶當年乘海輪離  
廈門北上南京時，景昭、致和、祖慶、思文等學長親往碼頭送行情景猶歷  
歷在目。驚回首竟在南京度過了四十春秋，現我夫人、三個女兒的成家  
育子均居南京，就業。我這次到加州 San Jose 是進行一項電子產品之合  
作與培訓。前週非常高興地在此會見了滴別近半世紀的同班學長  
陳中柱先生和夫人王婉女士，暢敘了離情別緒，往事談來歷歷在目，記  
憶猶新，十分親切，感人殊深。今次相逢實為難得。同時也高興地  
了解了旅美校友會的一些情況，通讀了第一期校友通訊，感慨良多。  
各位學長在國外工作獲得了很大成功，實現了母校《歌中之教導  
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特別看到了陳嘉庚先生銅像，薩校長著、王亞南校長  
銅像，謝錫教教授追悼會的照片，以及黃開祿教授和夫的近照，感到  
十分親切，懷念之情油然而生。上週與中柱相聚時談到加強校友間  
聯系之事，如蒙不棄，我回到南京後可充任聯系人，請一些校友寫稿，或  
轉發一些出版物。南京已於前年成立校友會，有二百余名校友參加。每年母校續聘  
我在南京無線電廠長期從事無線電通信設備、系統的開發、設計、生  
產、質量控制以及其它企業管理工作，近來又從事由國外引進技術、  
合作生產項目工作。我們廠主要是設計、生產、銷售下列產品：衛星通信、  
移動通信、短波通信、電子測量儀器、不斷斷電源設備，以及各種消  
費類電子產品，包括以熊貓牌 (PANDA BRAND) 為商標的彩色電視機、  
黑白電視機、錄音機、錄像機，和最近開發了 VIDEO DISC。熊貓牌產品  
(下接第40頁)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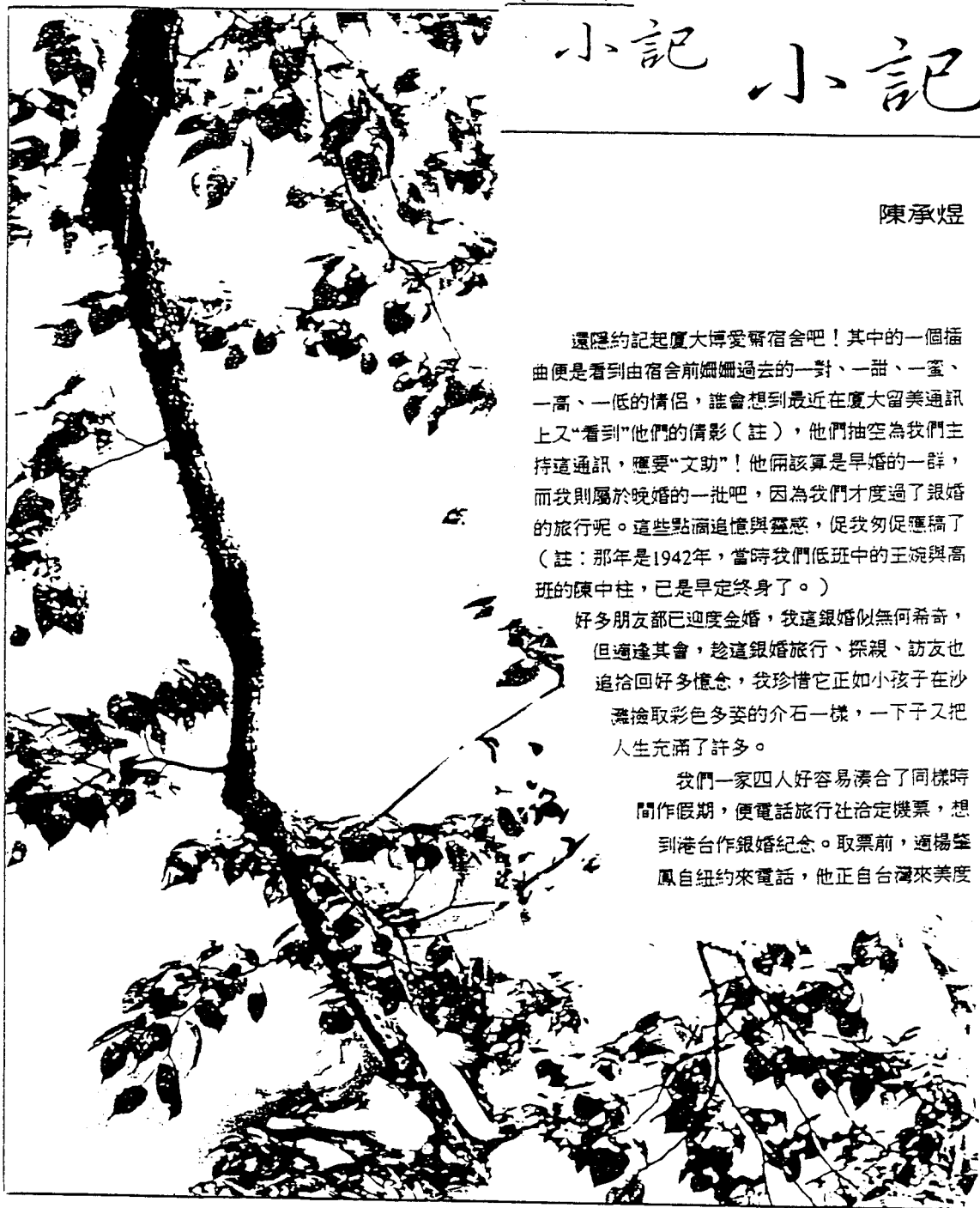
## 小記 小記

陳承煜

還隱約記起廈大博愛宿舍吧！其中的一個插曲便是看到由宿舍前嫋嫋過去的一對、一甜、一蜜、一高、一低的情侶，誰會想到最近在廈大留美通訊上又“看到”他們的倩影（註），他們抽空為我們主持這通訊，應要“文助”！他倆該算是早婚的一群，而我則屬於晚婚的一批吧，因為我們才度過了銀婚的旅行呢。這些點滴追憶與靈感，促我匆促應稿了（註：那年是1942年，當時我們低班中的王婉與高班的陳中柱，已是早定終身了。）

好多朋友都已迎度金婚，我這銀婚似無何希奇，但適逢其會，趁這銀婚旅行、探視、訪友也追拾回好多憶念，我珍惜它正如小孩子在沙灘撿取彩色多姿的介石一樣，一下子又把人生充滿了許多。

我們一家四人好容易湊合了同樣時間作假期，便電話旅行社洽定機票，想到港台作銀婚紀念。取票前，適楊肇鳳自紐約來電話，他正自台灣來美度



假並弄孫，當知道我們的行程後，他邀約我們到他家小住，讓我追憶，長汀別後，我們都到了台北，他進電信局我則入電力公司，那時我們幾個單身漢都時相過從，生活極為舒暢，那八年間，他立業並成家，我則是他家中常客，好友再邀，便欣然同意。

那知次日旅行社回電，無法訂自台返美的機票，因為適值獅子社在台開年會，票都訂滿！我們也不能改變返美日期，只好改訂港美來回票了！

我們是各懷旅行情愫的，妻是重返娘家，心安理得，算是順理成章，平靜自然。兩兒都大學畢業再次返港，仍有探險的激動，他們仍追念1979年我們尋根之行，充滿了刺激與憧憬。他們是喜愛中國的，不僅父母是生自中國而有那份移情作用，卻仍有本能的慾望吧，人類總仍懷著追根溯源的本性。

在美國也過大半生了！自留美深造、就業、成家、購產而也快要被鼓勵退休了，廿五年在奇異公司，由見習到設計，經理公司內部單位的電腦制度，也深涉各級員工的滋味。說是與歐陽謐同一公司，十數年前到費城開會探訪未遇，迄今尚未在美晤面，人生相見，動如參與商。信哉！

在港，原想會與另一級友葛文勳相遇，那知他行程變動，只在港過一夜，我們聯絡到時也只有電話中小敘一番，曾追念起1954年自台飛港候船赴美的時刻，我們同被吳厚沂級友自香港接到長州島小住一晚，他們（他的另一半是級友陳梅卿）熱情款待，最難忘的一個插曲，便是我們忘了帶鬚刀，想向他借用，他悠然的向我們要了一分錢，說是要我們買他的刀。現在想起，幸好他像『諸葛孔明一生惟謹慎』我們的友誼並沒有在那天早上隨鬚而割斷呢！我私人更另有一份珍念呢，我們之有今日銀婚旅遊，實有賴於他倆介紹之功！

重遊香港除了探親，便是和幾位廈大校友晤面，承他們邀宴，小聚的有41年未謀面的同窗益友薩兆鈴、高學繩、楊大鈞及慕名已久的林為政、陳可焜。我們欣然暢敘，並追念許多學友佳訊和近聞，誠為此行不可多得的聚會，我們都希望廈大校友能繼續聯繫。

這次短行，我們應多訪問一個地方但限于十八天的假期只有隨旅行團作泰國五日遊，承為政兄熱心聯繫，說是可一晤在曼谷的丁政曾夫婦（他的另一半也是廈大聞名的蔡碧娥，目前馳譽的蔡悅詩，我只慕名未見面的）。

到了泰國，隨旅行團，身不由己，都想已難如願見面，適在離泰前一傍晚返曼谷，乃能電話問好並辭別，因為節目已排好。

沒想到幾分鐘後，得蔡學友來電，說是她已在旅館樓下，想一晤。我們便匆匆下來，進了電梯，才想起曼谷不比美國，黃膚黑髮人士比比皆是，要辨認一位廈大女士似非容易，果其不然，出了電梯，芸芸眾生，大有佳人何處之感。

不過我們倒注意到一個亭亭玉立穿著中國旗袍的少婦，她容光煥發並不似我想像中的廈大48學友呢。幸好她卻「辨認」了我們這風塵僕僕，衣著隨便居美有年的華僑。

小談後，她爽朗地建議和他們共餐，想想旅行團的火鍋不啻也罷。便由他們的司機逕往當地高級俱樂部與政曾學友會晤共餐，暢談他自廈大往台灣，再經香港而泰國，一段輝煌建業的過程與成果。舉一個例，他們的兒子便是在泰國皇宮由國王福證成婚的呢。

道別時，我們互道珍重，在這裡我也同樣祈願上帝祝福大家。



（編者按）陳永煜學長1946年畢業於母校會計學系，現居美。  
文中“王婉”乃“王琬”之誤，謹代更正。

## (十七) 母校、母系

陳中柱



1944年我畢業於母校机电工程學系，又留校担任了三年助教。前後七年，從長汀到廈門，走遍母校的每一角落。離校四十年後，如今藉“校友通訊”之賜，稍悉母校近況，已今昔大不相同。

先談校名，從“國立廈門大學”時代，到如今只有“廈門大學”，簡化了三分之一。英文名“National Amoy University”，簡馮“N.A.U.”；如今變成“Xiamen University”。怨筆者才疏學淺，當年念英文沒學到如此拼寫法，因而不大認識了。好在“校友通訊”封面加上“(Amoy University)”的註釋，才有似曾相識之感。我欣賞旅港校友會仍用“National Amoy University”的校名。第二期“校友通訊”陳孔立學長來信所用信箋，也在校名下加上副號附註原名。歐陽謚學長來信曾以“您看到沒有？”來提示我，可見他是以“如獲至寶”的心情為重新拾回原名而欣喜。有人說我沒知識，原先的Amoy是外國人叫的洋名，如今的Xiamen才是純中文發音的。以前我們馮母校地址為Amoy, Fukien, China。如今馮成Xiamen, Fujian, China。既如此為什麼不把China也改成純中文發音的“？”，豈不更中國化了嗎？

再談校歌，它代表母校精神所在。我在台灣時每年參加校慶集會，離校多年校友歡聚一堂，合唱校歌，有一種心靈相通，情感交流的感覺。前年母校六十五週年校慶，旅美校友合獻校歌紀念掛匾祝賀。“校友通訊”中以校歌為首頁。上期通訊，歐陽謚學長且以“記憶中的校歌”來稿修正。本期又寄來五線譜校歌，並更正錯誤，足見校歌在眾多離校多年校友心目中所佔的份量。它使我們的心弦激盪，共振共鳴。李聯歡學長也在上期通訊“再談校歌”短評中告訴我們如今在母校已難得聽到校歌吟聲，它被禁止已三十多年，挺說是歌詞中“普渡駕慈航”惹的禍。聞之令人深感遺憾與懷念。

母校從長汀遷回廈門時，校區中僅有群賢、囊螢、同安、集美、映雪等數座大樓。如今新建校舍年々增加。近又有圖書館與國際教育中心大樓等落成啟用。院系擴充，人數激增，令人興奮。本期中已另有圖文介紹。可是在眾

多資料報導中，我已尋找不到母系—機電工程學系，据说她早已併入他校，不再存在於母校。這好比一個離散的遊子，一朝回家，發現親娘早已被休改嫁，放眼望去，眾家弟兄，終是他房兒孫，心頭的感受，可想而知。

機電工程學系創辦於1940年，當時對日抗戰正在最艱困時期，薩本棟校長肩負使命，在物質財力兩皆缺乏的環境中，全力以赴，系主任朱家駟教授更是以一股慈母心懷，孕育成長。前後數屆，畢業校友百餘人，數十年來在國內外從事經建工作，創造佳績，均不負當年母校諸師長之培育。而今已後繼無人，母系光輝，逐漸消褪。走筆及此，不免黯然。

李聯歡學長在上期短評中擔心母校將使人仍有“異校或異鄉”之感，盧傳尊學長回到母校感到生疏“木然”。薩本棟校長墓園雖在，然而“薩本棟？他是誰？”却已鮮有人知。好在陳孔立學長信中提及許多長汀時代校友芳名，現仍在母校任教，尚有許多親切之感，姚慈心學長來信更洋溢友情，尤為可貴。只是校友總會在去年三月致函祝賀北京校友會成立，却以“……對開展海外統戰工作做出一定的成績……發揮更大的作用……”相期勉，使我瞠目結舌，啞口無言，不知所以。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偕老伴，率同兒孫，重臨母校，好似久別遊子，返回昔日家園，看到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看到學弟妹們在一片祥和，自由的氣氛中，求取知識，探討學術，再與久別的學長們，歡敘離情，重溫舊夢，則於願足矣。至於“改嫁”後的母系，是否重現校園，則已不作指望矣。

母校仍健在；母系，您在何方？

1988.元旦



(上接第36頁)

質量在國內享有盛譽，五十年代開始銷國外，近年來出口量逐漸增加。該廠現有員工6300余人，建廠已五十週年，堪稱大陸較老較大的電子整機企業，同許多國家的廠商有技術合作商等往來之關係，很歡迎有興趣的各位學長和我接觸，歡迎到南京和我們二廠參觀指導或商討合作項目。

(編者按)石清鎮學系1944年母校機電工程學系畢業，現居南京。

San Jose



## (十八) 年來中國大陸旅遊的感受 曹璧中

自1981年以來，年年春秋二季，我和老伴必到外省和廣東本省各地旅遊，足跡所至：西北新疆、甘肅，東北三省，西南四川、雲南，沿海珠海、深圳、汕頭、廈門、福州、溫州、杭州、上海……自己所要去的地方連香港和海南島都去了。因為是自費去的，行動比較參加旅遊團自由，接觸面也比較廣。每年經歷，另有詳記，此處只談觀感。我早年既老耄，感官遲鈍，以下所言，或許是「井蛙」之見，也不一定。

我在少壯時期就喜歡旅遊，東南亞及祖國大陸許多地方及台灣，以前也曾去過，就祖國大陸過去和現在相比，最大的感觸是：中國大陸確是統一的。民國以來，軍閥割據，軍令政令不統一，盡人皆知。就幣制來說，各省固然不同，一省也因地而異，（如廣東一省就還有汕頭的商庫券之類）甚至台灣光復以後，國幣在台灣不通用，台幣在大陸也不通用。現在則人民幣全國通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交通發達：雖然與世界發達國家未能比擬，但比從前去西藏要經由印度，去廣西、雲南一些地方要經越南，這種現象就沒有了。今年我到新疆，由廣州到烏魯木齊有飛機，到烏魯木齊後再到喀什和新疆許多地方也有飛機，由烏魯木齊到甘肅的敦煌，九月二日也開始有了飛機，由敦煌到嘉峪關，由嘉峪關至蘭州也有飛機，雖然飛機是老式的Antonov 24，但總比沒有好。此外水運和公路運輸也比前發達。邊遠地區除西藏外，連新疆的許多地方也通火車了。只是由新疆往東要在西安、鄭州轉車，如果有直通車就更方便了。所到之處，不但珠海、深圳，高樓聳起，馬路寬敞，連新疆的喀什、甘肅的敦煌等等地方，也都顯出新興氣象。抗戰時期，我在桂林多年，此次再去，面目全非。此外，治安方面，年來雖然也給人扒過銀包，割過皮袋，我老伴也給人詐騙過，（在重慶人民賓館，該館佩有證章和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員某某，說長江三峽的船票很難買，有外匯券他便可以代買，明天給票。老伴信以為真，把錢拿給他之後，好幾天不見人影。）但每當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的高潮，社會秩序就比較安定。當然比較舊時代許多地方盜賊橫行，行旅裹足，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祖國山河壯麗，風景優美，除了全國評選的十大風景名勝外，

(十大風景名勝是：萬里長城、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北京故宮、蘇州園林、安徽黃山、長江三峽、台灣日月潭、承德避暑山莊、秦陵兵馬俑。)全國各地也還有許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歷史文化名城和沿海對外開放城市經濟特區，都使人流連忘返，發思古之幽情。不但如此，就連自然現象各地也大不相同：八月十一日廣州日出是6點零2分，日落是19點零3分；烏魯木齊則是日出7時零9分，日落21時20分（不是夏令時間）；喀什又更遲些。九月廿六日我在哈爾濱時就遇到下雪，此時北京還是秋高氣爽，廣州却還要開風扇呢！

但是到了許多地方，也難免有些感觸：

一、所到之處，不論是杭州西湖、四川峨眉山、雲南石林、長江三峽……除外國人及港澳同胞之外，差不多都是本國出差的、開會的，到處人頭湧湧，因此：

二、住的問題十分嚴重：每到一處，往往要花半天或整天去找住地，甚至還不能找到。有一年到重慶，有人介紹我住人民賓館，但賓館的人說你不是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不能住。我說我也有外匯券、港幣、美鈔……也不行，後來走後門住進會仙樓，只住了一晚，明天就看見一張大布告：全國的什麼會議在此召開，除外賓外，一律遷出。今年到烏魯木齊住在郵電招待所，也只住了一晚，儘管第二天的房租也交了，但外出回來就通知房子已開給開會的人了，馬上要搬。由廈門去福州時，廈門的人介紹我住八一招待所，但又連“客滿”，到五一招待所足足排了一個下午才排到六個人一間房子的，下半夜同房的忽然大聲呼叫，墊頭的皮包不見了，但旅館說他沒有交保管，誰也沒有睬他。今年到烏魯木齊才是驕日懸空的七點多，坐着汽車找旅店，無論賓館、招待所、旅社，都說“客滿”，最後找到新疆飯店，每晚房租37元多，不但沒有水洗澡，大小便都要到幾十米的地方。按照當時新疆的西瓜7分錢一公斤，西紅柿和豆角最貴也不過2角錢一公斤的生活水平，一晚37元房錢也算貴了，但連開水都得自己去拿。有一年去杭州，北京的國際旅行社介紹住地，想住華僑大廈，但大廈的人看到介紹信寫“內賓”就拒絕。由昆明到成都，飛機晚上才到，民航沒有招待所，找旅店也找了一個上半夜。講人情才住進一間招待所。幾年來，我外出旅遊，除住在親友家里或參加旅遊團

外，找住的地方沒有幾次是順遂的。今年到敦煌，一下子住進敦煌賓館，但到嘉峪關，嘉峪關賓館“客滿”，鋼鐵廠招待所也“客滿”就不順遂了。本來發展旅遊事業是最好賺錢的，但住房這麼困難，來了一次，下次也就不會再來了。何況房租也很貴，今年到哈爾濱，有關方面給我住北方大廈，每晚房租就58元，<sup>（當時哈爾濱房租每月800元）</sup>去年在北京參加承德避暑山莊旅遊團，住地（倚雲樓）房租有三等：最便宜的每晚160元，其次為300元，再次為600元。你要住中下等的嗎？也有，但上等的已難住上，中下等的更不用說了。可見中國旅遊事業要發展住的地方，尤其是中下等的旅店最為要緊，不然，低工資，高消費，除了出差開會的人之外，誰受得了。就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來說，也不是個個有錢來旅遊的。本國人更不用說，像我這個五十多年前的大學畢業生，從事教育工作數十年，現在每月領到退休金100.80元，其他補貼43元，一共143.80元，就三個月不吃飯也不夠買一張廣州去烏魯木齊的飛機來回票。

三、行也困難：到處交通擁擠，要買火車臥鋪票，尤其硬席臥鋪票，或者買一個星期之內的飛機票，都非走後門不可。年來我自己曾在廣州、福州、鄭州和北京……想要買火車硬臥票，沒有一次買到。往年買飛機票，即使托人也非半月十日不可，近年可買到半個月以內的，都很難買到快走的票：今年九月十六日我由蘭州去北京，一到就去買哈爾濱的飛機票，最快的是23日的。九月廿三日到了哈爾濱，馬上托有關方面電話瀋陽預買去廣州的飛機票，只能買到十月六日以後的，十月八日在廣州買去汕頭的飛機票，最快也是20日的。是否很緊張？也不是。十一月四日飛廣州的飛機，我坐的前倉就空着七個位子，甚至空着幾十個位子的都有。叫出租汽車也很受氣：1984年我由上海回廣州，在火車站叫一位親戚去叫出租汽車回東郊黃村，他說出租汽車排隊的人多，有三腳鴉（三輪汽車）主動兜攔生意說去黃村10元，我們坐上去他還再拉客，有一個香港客在白雲賓館下車，司機要他交港幣一百元。車到東風五路適逢大雨，他就說他的車子通不過，我說大車小車都通得過，為什麼你的車就通不過，他還是堅持不走，我說那就去西村吧，他說再加20元，不得已到三育路親戚家里，他就由福今路進去，可見他是“老馬識途”的。到了三育路，我說你只車我到東山，未到黃村，給他7元，他大吵大鬧，

一定要10元，因為到親戚家，只得忍氣吞聲給他10元。同是三輪汽車，同一個月，我在南京坐着去找旅店，至少也坐了個多鐘頭，他才要我2元多。去年在北京華僑大廈門口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我要到近的地方，就問司機團結湖中路近還是南萊園的白紙坊近，他說白紙坊近，到後要我們16元多。後來了解，實際上是團結湖中路近，他要遠的地方多收你的錢。就北京來說也不是很容易叫到出租汽車的，今年十月我們在火車站花了半個多小時還沒有叫到。

四、中國人看不起中國人：前面說的重慶人民賓館如此，許多地方的友誼商店也如此，連賣字畫的也如此。去年我在洛陽龍門想去參觀字畫，就因為自己是中國人，給趕了出來。敦煌石窟外國人可以到處參觀，中國人收5角錢只能看到幾個窟，連西夏的鼓樓也只准外賓上去。使人們不禁想起二十年代“狗和中國人不准進”的上海租界的牌子。事實上，從前廣州的友誼商店也是一樣，後來改了，也沒有發生過什麼岔子，難道就因為要賺點外匯，就侮辱國體？重慶的人民賓館我聲明我也可以交外匯券，也不准入住，就不單純要外匯的問題了。

五、交通秩序紊亂。坐公共汽車電車不排隊，在車上儘管也寫着六種人的座位（即老弱幼殘孕婦抱嬰者），但讓位的沒有幾個，連首都也是如此，甚至在車上霸位的，廣州我遇到過，重慶都遇到過，在洛陽去嵩山的車上霸位的還是人民解放軍呢！我這七十多歲的人，站在公共汽車上，每每聽到車上的“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美德”的廣播時，不由想：台灣、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他們都能自覺排隊？五十年代在大陸的人，為什麼都能自覺排隊？當然，到處都坐小轎車出入的人，是不會知道這些情況的。

六、航穢：“文革”以後，衛生的問題，許多地方都還沒法解決，尤其廁所，有些地方穢得更加“難堪”。今年我到敦煌的莫高窟，逗留了一整天，那里只有兩個廁所，一進去，蒼蠅就成群撲來，給舉世聞名的“石窟寶藏”以很大的諷刺。去年在北京住進北京鐘錶廠招待所，廁所遍地是尿，連腳都踏不進去，其他招待所旅社被穢航穢的更數不勝數了。杭州的民航招待所，峨眉山的清音閣……（即家最深）。又比如吸煙，不但公共汽車上有，飛機上也有，儘管寫着“請勿吸煙”的牌子。

七、風景區遭受破壞：雲南石林，水里畫是汽水罐、包裝紙……連石頭也遭到大规模挖取，已引起報刊的呼籲了。在許多風景區都拉着“不准刻字”的牌子，但刻字的還是一樣刻。今年我到嘉峪關長城，不但城牆上連門板上都刻了許多“某某到此一遊”的字眼。有些古迹正採取有效的措施，如敦煌的壁畫用玻璃鏡圍着，杭州靈隱寺的菩薩被打掉鼻子的也正在補上。

八、門票收費昂貴：許多旅遊點收入門票也不便宜。西安的大雁塔在慈恩寺內，已買了慈恩寺的門票，登塔還要再收二元，這還是去年的事，今年又不知要收多少錢了。所有古迹，只要里面還有什麼可供參觀的，都一定還要加收門票，如北京和瀋陽的故宮、嵩山少林寺、烏魯木齊博物館的古尸館、北京的雍和宮……

天安門城樓正式開放，全國報紙一致頌揚，但收券每卷30元，外賓華僑和港澳同胞則付同值代用券，除香港的《大公報》外，國內報紙未有異議。

九、短秤欺人 這現象不但廣州如此，其他地方也是一樣。在昆明我跟一個朋友一起到市場買菜，他帶有秤子，一連幾檔沒有一檔足秤的。安慶賣柑子的也是如此。其他地方買東西只要你複稱，很少不短秤的。這樣錙銖必較，為什麼？是否與生活水平有關？又使我聯想到在名勝古迹照相的，雖然大多數有寄來，但每年也總有一兩宗不寄來的。耶州黃河邊、上海豫園……儘管叫當地人去追或去信索取，同樣難三阻四得不到解決。這種現象就不像廣州火車站海味廣場才有的囉！

十、最後談談新疆的喀什：解放後在新疆出土的西漢文物，發現有小學生抄的《論語》，可見那時的中原文化已傳播新疆，但我在喀什停留期間，所接觸的賣東西的馱馬車的維吾爾族同胞，多是不認得漢字和不會說普通話；漢人則多數不會維文維語的。時正暑假，我且去一間小學，全校未見一個漢字。中國地方遼闊，即使語言不同，但依靠文字還能溝通感情，現在連文字都互不相通，怎樣去實現“兩個不閉”呢！（新疆到處都寫着：兩個不閉：漢族不閉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不閉漢族。）美國也是多民族國家，不是連印地安人、亞洲移民……都會英語嗎？日本統治台灣，初時台灣人不肯讀日文，西人不用西的錢，不識西的書，及了日語，現在新疆解放了三十多年，為什麼還有此現象？

(編者按)：曾壁中學長1936年母校中國文學系畢業，現居廣州。

## (十九) "屆滿"

一九七七級 陳抗

不同年齡的人們之間存在着代溝，不同屆的校友之間，也自然會有"屆滿"，今僅舉一例為證。

在母校群賢樓與集賢樓之間，有一座小巧玲瓏的琉璃瓦八角方亭。我敢斷言當年這座小亭的設計者絕無建造一間men's room的原意。可是，不知從何年何月何日起，小亭就一直成了男生的世界。大暑天裡拾級而上，站立亭中"稍息"片刻，不僅可以達到"減輕負擔"的目的，而且還算是一番享受。小亭居高臨下，近處是爭妍開艷的各色夾竹桃花，稍遠則是四通八達的自行車道，小亭四面透風，習習涼風可以驅散暑氣，微風中必夾帶着陣陣蟬鳴……"止于至善"，我突然想起這四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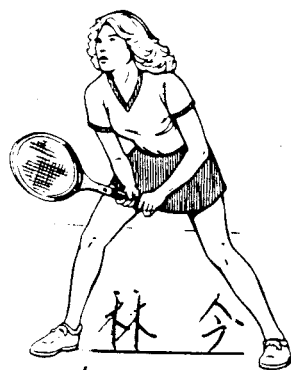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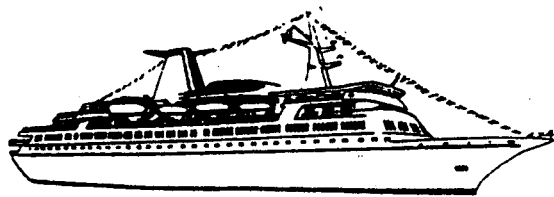
終了，理想主義代替了現實主義。在建校六十周年紀念日前夕，小亭裡的外牆被修繕一新，填掉了溝壑，安裝上石桌石凳，小亭給了男女學生們 equal opportunity。

開始時，人們不大光顧它。或許是抗議它喪失了重要功能，或許是嫌棄它歷史不潔白。後來，八一屆新生入學了，小亭一下子熱鬧起來。早晨男男女女在亭裡亭外背誦外文單詞，中午有人在亭裡溫習功課，晚上亭子還成了男女戀人們月下談情說愛的好地方。可是我們"老生"是絕沒有人到那地方談情說愛的。每當我們看到亭子裡卿卿我我的"小鴛鴦"的時候，都會偷心地發出會心的笑。每當新生問我們笑什麼的時候，總是回答"沒什麼"。

這就是"屆滿"。

(編者按) 陳抗學長1981年母校數學系畢業，現居美國，繼續進修中。





## (二十) Kentucky Derby

林今

记得来美之前，每当人们问起我，到哪所学校去学习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路易维西大学，肯塔基州。”在听惯了耶鲁，斯坦福，哈佛等大学的人们耳中，路易维西，肯塔基州，实在是太陌生了。说实在的，我也只是因熟悉世界名曲“我的肯塔基故乡”而知美国有这一州的。

但到此地后，所见所闻实在太多极了。多少次禁不住想提起笔写些感受，但纷乱的情绪又使我不知从何写起。前几天，在灵感的驱动下，我想起了“Kentucky Derby”，美国最大的赛马节之一。在全年的这一周，整个路易维西城，热闹非凡。来自此看赛马的遊客，络绎不绝，有来自英国皇族家室的宾客，也有来自阿拉伯的赛马狂及美国各地热衷于看赛马的人们，接二连三的活动给赛马周增添了许多色彩。正式的 Derby 通常设在每年五月第一星期的星期六。在此之前，星期二有汽球比赛，各大公司争先恐后地使出所有的招数，制出能够最为吸引观众的汽球。顿时，五

五彩缤纷的彩球飞向蓝天。情景实为壮观。

星期三是汽船比赛。庞大的汽船高鸣着汽笛，喷喷突突地行驶在波光闪闪的俄亥俄江面上，一副你追我赶的动人场面。接着星期四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游行了。这一天，~~不~~不知牵动了多少的家庭。人们早早地

等在游行队伍必经的路旁。许许多多的中学生经过几天的连续训练是游行队伍的主力军。在游行队伍的开端，总是先开过许多知名人士的汽车，其中有影视明星、歌星及政府官员等，还有今年的 Derby 皇后。接下来是由各个中学组成的乐队、旗队、鼓队，那整齐的步伐，制服及响亮的鼓乐声常使观众群情振奋。这是游行的高潮。接着是各种各样的彩车，由各大公司精心设计，奇异美观的彩车缓缓地人们面前流过，激动热闹的局面常常持续两个多小时，人们才兴致勃勃地散去。星期六，人们盼望一年的赛马将正式开始。这天，马场内人山人海，妇女们都穿上传统的服装。男士们穿梭于场前场后，争着买赛马票。这时，你可见到形形色色的面容，有欣喜若狂的，有唉声嘆氣的，有手舞足蹈的，有愁眉苦脸的。能参赛的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且是久经沙场的三岁马。可以说，马主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栽培。  
(下接第50页)

## (二) 長汀生活瑣記-四十年前二付春聯 (陳慶業)

我是46机电系畢業至長汀的年份未去过厦門 78年回大陸通訪同住的年以王其鈞林永輝二兄奉社教得地址地址80年轉轉就得其地址地址非常高兴就写信给他为了一别十年表示的“真正身份”起見 将我的至士二过年时自作的春聯一付寄至 王兄但已不神完全记起 寄了下半聯 教其以之回信 不料不但将上聯補全且附了几句——大约二年前和一位外厦大校友的朋友聊天 谈及出大生活那朋友请起当年厦大有付春聯 说生来正是我们当年共同作出来整兒戲之作他过的十年——

那时学校伙食之“佳”甚至过長汀的看学长绍雄相告 那年春節 打牙祭是每人分得的两碗肉一坨. 再当时我的同宿的人中有三人(陈 江 郑 郑 郑 郑) 选潘校长的说二早理“春節前大家甫完 我的三人即 过了国大家是仍很高 运动于足“打油级”的春聯就针对王兄 写的信门口

真君子食而不飽 降夕の肉 皇恩倍高

好学生名不食言 压歲六十分 聖壽年强

自其时以处得此联文 竟记得当年与王朝章兄奉为附 他的付春聯 内竟有对我所“不太友善”之处 当晚“量”心大定乃将此联寄与朝章兄回信 来说不但记得而且将他的付一付也寄来了.

萬象回春 祝左邻右鄰 平安除旧歲

三陽同泰 与皇虫是鼠 要協过新年



附言“今晚一席引世人们以为至美人其实当晚宿舍生活  
真是温馨<sup>極</sup>言大家即可以想见云云也者矣至云云云云也——”

中柏字長君向至相見幸稿云云为是字斗中事聊作補白  
之用至寄信当日到付州共过即一附日子字長云云云云一笑。

今日再就这联似为“望”为“泪”，为“望”为“师”少与封建与总林君其  
其新更改。

(编者按)陳廣業學長1946年母校机电工程學系畢業,現居美國。

\*\*\*\*\*

(上接第48頁)

训练，正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匹匹好似  
懂人意的马都憋足了劲，准备奋力一搏，赛场  
上见高低。能赢 Derby 的马，立刻身价百倍，  
常言说的千里马就在此诞生了。

赛马的热浪席卷整个路城，约持续2-3  
周左右。可带给人们的回忆却很久很久，  
我脑海中还常常翻腾着那遊行的场面。若  
有机会，请各位不妨到此一遊。我相信，  
你也会沉浸在这十城的欢乐中。

本文作者林今学長(女),畢業于1982年,主修生物学微生物,  
曾在福州市食品工業研究所,从事微生物和营养方面工  
作。1985年一月来美深造,在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KY  
研究细菌生理、微生物与免疫学等;1987年五月,獲碩士  
学位,現在攻读博士学位,专业为 IMMUNOLOGY。(厚汗)



WONG PO-YAN  
MEMBER OF LEGISLATIVE COUNCIL  
11, L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3-7579331

# (二二) 黃保欣學長來信

致理步 奉教按發

此集已臨此原大松友電賀

獲CBE勳

銜電報不勝感戴

不多年來在港如

有化何成就矣拜 母校師長台鑒及近年

來在港校友之賜教指示 香港之地位一個

極為重要的過渡時期 基本法制定等問題

與及英港中各方而合作 權力重要留居海外

的意見人如 兄等之關心權力重要以你等既

時加聯繫云時賜教為幸 請代向各校友致

謝至切候 此致 黃保欣

黃保欣上

一九八七年九月

(編者按)：黃保欣學長1945年母校化學系畢業，現居香港。



## (二三) 照片徵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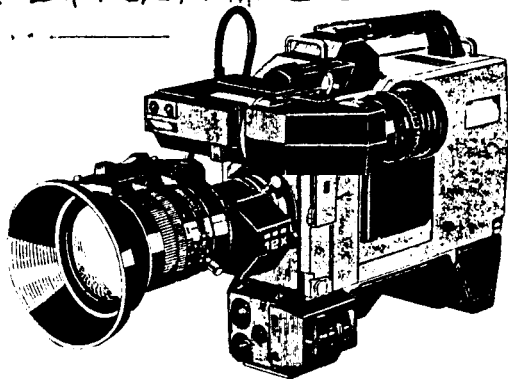
吳厚沂



此照攝于長汀，時為1944年10月(?)，以紀念母校學生自治會第一屆理事之宣誓就職也。影中人端坐者自左而右為：陳德恒、汪德耀、黃開祿三位老師，其後排站立者為：劉秉鈞(第二人)、謝又華(三)、陳德規(五)、曹秉榮(六)、文永諒(七)、張金煥(八)、林學洪(九)，最後排為：黃立堯(一)、吳厚沂(二)、蔡文信(五)。事隔44年，若干學長姓名，已記不起，即上列姓氏，亦可能有馮京馬涼之誤，希海內外學長補充并訂正之，庶幾金榜名齊，而免張冠李戴。

當時由劉秉鈞、吳厚沂、曹秉榮任常務理事，其餘職位與人選(殷韻微學姊在本聯之「懷母校廈大一二」說得好：「我在當年想這些同學將在社会上學做官的。」)以及有何「建樹」，不復記憶矣，甚望非健忘者補述之。

(編者按)「照片徵答」歡迎投寄舊照片刊登。上期由陳宇正學長寄來之「廈大集美旅贛同學歡迎校主陳嘉庚先生返國攝影紀念」照片已承楊文騏學長來信辨認，詳見第55頁，並致謝忱。





## (二四) 退休生活

王琬

退休來美，將近三年。離台前諸親好友，多加勸告：“美國是兒童樂園，成人戰場，老人墳墓”，你既非兒童，何苦前去？抵美後最初半年，先往芝加哥，繼而俄亥俄，然後到加州，寄居兒女家，雖也享盡天倫之樂，却難以自由活動。遇上冬天，北美雪景雖美，却是寸步難行，只有在屋裡隔窗觀賞；到加州後，發覺這裡氣候奇佳，冬天不下雪，夏天不流汗，整日涼風習習，陽光普照，鳥語花香，真可說是四季如春。使人逗留不忍離去。於是開始入境探俗，試求適應。先是走出居所，到街口溜達散步，見到路旁公車站牌，乘車進城，鄉下人看馬路，偶而也會遇到國人同胞，彼此間招呼閒聊，交換見聞，介紹去處。來到老人中心 (Senior Center)，種種福利，服務設施，應有盡有。繼之開始申請醫療保險，登記老人房屋，購買優待車票，享用老人午餐...並參與各種康樂活動，生活上瀟灑姿色不少。

半年後獲配住屋，與老伴遷離兒子家，獨立生活，總算又尋小巢。二房二廳，廚房浴廁，更衣室等，設備俱全。這是一處二百餘單位的住宅社區，環境優美，花木盛開，並設有大人與兒童游泳池，其他遊樂場，健身房，交誼廳，洗衣室等公共康樂設施。大門口公車三線，每隔十餘分鐘一班次，四通八達，可稱便利。

如今我與老伴開學期間，參加成人學校，當起老學生，想起三年來洋徑洪英語在這裡過着混々生活，用的還是學生時代所記得的幾個字，說的是 Broken English，真是愧對當年名師教誨（不敢道出姓名）。如今到成人學校從頭學起，有聽沒有記，今天教的明天又還給老師，回家偶而跟孫兒學會話。老學生總算學習精神可嘉，只是學業進步沒有。上學期終了，老師頒發畢業證書，却又同時發給下學期入學許可証，歡迎留級再來，真是啼笑皆非，師生相

对，一切尽在不言中，彼此会心一笑。

上午時間上學校，中午到老人餐廳用午餐。這裡的老人餐廳好幾個，每月初印發全月份 Menu，收集後每天離家前先研究一番，選擇菜式，這家喫魚，那家喫肉。中午下課後，每人花一元，解決民生問題。下午常去參加交際舞會，有各安老人中心每月定期例行舞會，有節日慶祝舞會，也有各種學習舞會。我們樂此不疲，我認為這是最佳的舒展筋骨遊戲，把心思溶進音樂節拍裡，而全身卻又自然地獲得運動效果。几支舞跳下來，全身微微汗濕；喝口茶，歇息一下，您又会精力充沛，隨著音樂起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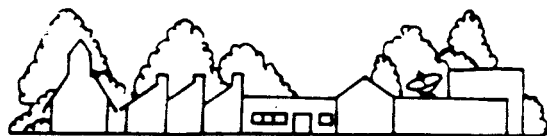
打麻將也是調劑生活的好活動，在美國地方大，無車的人，交通不便，退休後沒有辦公室好坐，到朋友家串門子，不是件簡單的事。借著麻將一週一兩次，親朋戚友們聚會，手談交誼，聯繫感情，未始不是一種好辦法。這裡的麻將約會，平時多是上午九點到下午五、六點，大家公車來往，避免家人兒女接送，也不熬夜，既消遣又交誼，無傷大雅，只是手部雖活動有餘，下半身却久坐數小時，似亦非考究衛生之道。

在美國的學長們，多是長期居留，事業有成。生活方式，不尽相同，退休後有寬大的房子可住，有私家車可坐，英語呱呱叫，沒有語言上的困難，生活的範圍自然擴大不少。只是許多在退休後才來美的兒女團聚的人，老太太在家幫忙看顧孫兒，燒飯洗衣；老太爺則吸煙剪草，種菜植花，美日含貽弄孫，實際滋味如何？可以体会！是否我們這喫喝玩樂的混々生活，也有可以參考之處？歡迎來信指教。

(編者按) 王琬學長 1947 年母校机电工程學系畢業，現居美國。



## (二五) 楊文騏學長來信



聖誕節前收到第二期《校友通訊》。內容生動活潑，編寫很好，讀之如影歷々，趣味盎然。你和厚沂會長的努力功不可沒。

對母校校區圖略作補充，附奉。照片徵答據弟記憶所及，除你們已知以外，前排左第一人為校主秘書莊明理，中立者為先父楊綽菴，右第一人為江西林業實驗站之老葉道淵，第二人為校主秘書李鉄民。第二排右第二人為黃紹華（一九〇一年秋自福州返校，和弟同乘駛往南平輪船，在水口附近，忽聞匪警，惶惶從上部艙面攀沿船舷而下，不慎失手，墜水身亡，一憾！）第三人為陳壽民。供參考，請指正。

讀兩期《校友通訊》，知當年絃歌一堂，今日蜚聲中外者有之。賈志而沒，全竟以終者亦有之。同出師門，來異若是，可勝言哉！！

自離母校，弟大部分年華消磨在政治運動和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式的監督勞動之中。寫了《中國飲食文化和食品工業發展簡史》和《中國飲食民俗學》兩本書，拋磚引玉。還想再寫一本《中國食品經濟地理》。區々之心并且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籌建一座中國食文化博物館和重建福州屏山鎮海樓（作為海外華僑、廈大校友、促進福建建設、紀念福建近代先賢等々の活動中心。）一切非全莫辦，端賴彩票中獎，熱心人的踴躍捐獻，群策群力，共襄壯舉。特別是後者，校友中有共同志趣者盡乎與來。最後，順問編安并問候諸位校友。 楊文騏 1988.1.20

（編者按）：楊文騏學長 1944 年母校經濟系畢業，現居美國

## (二六) 姚慈心學長來信

去年年底惠寄大札及校友通訊第二期內本已收到。謝！！囑咐即代發所到諸校友事，自當照辦不誤。該通訊收訖在即由校友總會秘書長辦事人員接印，但時近學期將結束，工作較忙，恐將此事推後數日方能付印。特此奉知。你處校友會13位學長熱心負責開展各項工作，成績斐然可喜可賀！校友通訊越辦越好，起「聚如山」之通信應，交流感情，增進友誼的橋樑作用。

去年八月份旅加拿大的校友戶付曾、劉、葉琴夫婦也投，十月分旅美校友林夢雄、葉鳴鳳夫婦也投，十二月底哈科科保友投。刊到數十載的老同學歡聚話旧確是樂事。我們盼望更多的校友回京來團聚。包括你們夫婦。更希望校友們為弘慶大办13支如出謀獻策。

祝主兄最近工作較忙。唯我先向二位致意。祝

新年一年萬事如意！

慈心謹上 1988年元月26

(編者按)姚慈心學長1944年母校中文學系畢業，現在母校服務。

### 三言兩語：

- (1) 陳明盛學長：上期文中陳明盛學長文中稱聞身名，未見過以四，笑。則在高中校友會時多次見到他（不識他，他不識我），去年曾有幸會他。  
(蘇林華)
- (2) 張德光學長：謝之來信，並祝賀賢伉儷與子女成就。  
紅色紙張，無法影印，希改寄白紙文稿，以利送刊。（陳中柱）
- (3) 本期校歌承歐陽謚學長提供五線譜，及更正簡譜錯誤，謹致謝意。（編者）
- (4) 徐其龍同學：去年七月間，離職電管局退休，但近半月，又擔任  
華人商會的秘書長，工作勝任愉快。（蘇林華）

## (二七)楊肇鳳學長來信



上年十二月十八日來信暨內附  
厦大校友通信第一二期已收到，  
牙有緣先睹為快，至感興奮，除  
挑灯夜讀外，次日即予別。印十數份，依來信所開地址分  
別寄發，另送四份請諸霖學長轉校友會及有共趣索取之此  
地校友，今亦留有三份備索，請免遠念。

編輯通訊頗不容易，非有熱心者犧牲奉獻，群策群力，  
不克有成，尤其旅美加校友分散各地，能遙控合作更是難能  
可貴，我們都敬佩不已。

牙俗人也，離校以來，浮沉工務四十載，由於口拙筆沉，殊少  
為文獻醜，由於環境及工作都極安寧，從公以來，雖也有些少  
躊躇，却會起伏波瀾，因此個人也就全善可除了。年前退休，本想  
以“一身輕”心情與兒孫輩共享天倫之樂，悠遊林下，却被宜慈  
兄力邀，廢物利用一番，希望不久之後完成任務，恢復自由之身，  
到各地旅遊名勝山川。

此地校友都已年過甲子，一兩年內大部將由工作崗位上退休下  
來，他們健康仍極良好，預料大部份都將退而不休，另有  
工作接辦，除非有極大決心，不易讓其有休閒機會，畢竟數  
十年經驗人才，仍有其價值也。

今後如有出刊通訊，只須寄一份來，在此地別印分發  
即可，不當儘快刊印寄出，所費甚微，牙不負責，不需掛念，  
每季數份，順祝 新年平安如意！ 牙澤鳳謹復

(編者按)楊肇鳳學長1946年畢業於母校机电工程學系，現居台灣。

1988-1-10



## (二八)林為政學長來信

荷承季下夏全通訊報第2期，謝。按談之徐深感此次內容  
編輯諸方面比上期更增安樂，令人愛不釋手。

彩色封面之寶貴，顯出新春萬福與恭賀新禧接看又有紅色文  
字之校歌和誌謝之目錄，讀之便是簡要的全文填說，又  
有師友通訊、訪問、憶回、照生徵答、報章轉載、校友初態，在  
後半部份的編者的話，讀起來爽感、有味、引人入勝，對於  
這種可貴的枯神享受，要歸功於總編和編輯們的披  
構思和不倦勞動。

寄來的活頁，我已翻印七份，並由印務廠作三美觀裝釘。  
本報已用電話通知吳麗英大姐（黃保欣學兄不在）與楊大鈞  
學兄即將派人將通訊刊送出。吳大姐立即表示希望能早些  
看到，楊兄亦謂求閱心切。（明天將由本公司職員帶刊面交）

通訊刊的分發會上，港會一冊，將交陳子焜兄（母校教授  
現在香港任經濟學部社主編，福州人，他曾表示將為港會寫  
稿，他現為港會副理事長）轉交。同時建議可否另送一冊  
給港會理事長，敬啟程校友，誠不知。

日前已收到台（原校友會寄來新出版台僑校友通訊報  
（一本本祇有姓名職業、系別、級數、住址而未有其他報章圖照）  
因去年2月赴台參加台灣各界紀念林森故主席誕生120周年時  
曾建其會，參加台僑校友會理事會，現以現獲送台會通訊報。

此上

年佳

吳厚沂

（編者按）林為政學長1948年母校經濟系畢業，現居香港。

1988年  
元月七日

頃接香港校友會來函，邀請美加、澳校友到港參加慶祝校慶聯歡會。  
時：3/29/88。地：香港美心皇宮大酒樓，盛情可感！ 吳厚沂 三七

## (二九) 鄒潮達學長來信

您好！最近剛接到您年內寄來的校友通訊第2期及短笈一封。欣喜過望！拆封後立即掃讀，一草不漏。對早年廈大歷史和校友，我不太熟悉，僅聽我父親偶爾提及。讀了校友通訊，增加了了解。對您學長前輩的治學精神、愛校之心，敬佩之至！

久未與您聯系，但仍感激您多次寄來校友通訊，取信名單等。不勝感激！現向您匯報一下我的學習情況。我於八五年九月OHIO大學取得碩士，轉學麻省理工學院就讀Ph.D.學位後，就投師于MIT<sup>化學系</sup>現任系主任Mark S. Wrighton教授門下。他是美國著名化學家，現年僅38歲，已在MIT當了十六年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涉足光化學、電化學、有機金屬化學等。剛開始在他手下工作時，由於種種原因，我總覺得他懷疑我這英語不是第一語言的人的能力。有件事，使他改變了看法。我的第一個科學題目，是接他的——一個剛畢業的Ph.D.教開了新的課題。我接後不久，即發現這位學生在一關鍵地方和信牘有錯，我便用確切數據證明原來的錯誤，導師這才吃了一驚，從此對我刮目相看，即表嘉勉了。導師後來應邀到母校參加UNESCO舉辦的國際光電催化會議，對母校化學系的師資陣容之整齊，設備之齊全，印象頗深。

我已於前年及去年三月，順利通過了六個Ph.D.資格筆試及口試。到MIT的兩年半時間，研究沒作什麼大發現，但也發表了二篇論文，現在正在寫作第三篇。估計我到89年春夏之間可能完成Ph.D.學位，到時擬直接回母校化學系任教。專此順頌 新年春節大安！

鄒潮達

1988.元月廿四

鄒潮達學長1982年一月畢業於母校化學系，現在美國麻省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讀博士學位，對會務甚為關心。 厚清記



### (三十) 漫談“校友通訊” 陳中柱

“校友通訊”發行了三期，筆者既身兼編輯，想借此機會，來與諸位學長談談個人現感，相互切磋，共同勉勵。想當年蒙吳厚所學長錯愛，找上只會拿鋤頭的人來當編輯，似乎有些文不對題。但一想自己半生一事無成，退休來美定居，本該享些清福，反正閒着也是閒着，就讓這事來消磨消磨，舞文弄墨一番，如能藉此重拾往日情懷，聯絡感情，作個校友橋樑，也不算什麼坏事。於是花些時間，遇空貼空，寄出印刷，交卷了事。沒想到第一期出刊後，似乎頗獲各方校友讚賞。於是積極徵稿，籌刊二期，校友們反應熱烈，信稿源源而來，截稿時雖已超過第一期篇幅達三分之一，然後繼續稿件，仍陸續不斷，均只得留待次期了。

校友寄來稿件，均為“無價之寶”。未發分文稿費，當然“無價”。而自古以來，“文章是自己的好”，能馮下投寄，已是難能可貴。有人不惜高昂寄費，用硬紙板套裝投郵，以防摺損。有人加工抄錄，字體工整，甚或先予排版鉛印，可見對此重視之一斑。編輯者又怎能不小心呵護編排，篇々視作至寶！又怎忍心任意刪裁，更動，甚或縮影，放大，有所偏頗？！因此筆者視之為“無價之寶”，名符其實，一点也不過份。

“校友通訊”顧名思義，不同於其他刊物，這只是校友間的通信與消息交流，著重於聯絡感情。它共享著校友間的喜怒哀樂。我們樂見校友們值得推崇的成就，我們也欣賞校友們安樂平淡的生活，我們更關懷那些身處逆境中部份校友的現況，期望他們早日步入坦途。我們不談政治，免傷感情，所以避開一切敏感性話題或文字出現。這些應是本刊的特性與共識。

“校友通訊”用影印發行，不縮小，不放大，原稿呈現於讀者面前，因此希望寄稿校友合作：請用黑色筆，正楷橫寫，字跡清晰，上下左右各留空位。過長過鬼的版面，只得剪接或橫向編排，閱讀起來不方便，而且也浪費篇幅。字體端正，太潦草不易閱讀，太模糊不易印刷。大小間隔適中，多留些間隙以便編排。這些細節都是編輯工作所期望的。

影印刊物，且發行量有限，加上郵費，“校友通訊”的成本自然不便宜。過去曾由經辦人出錢出力，但總非長久之計。今後將何去何從？值得研究考慮。首先是有無必要繼續發行？或是擴大縮小？這得由校友們對它的評價而定。校友的支持可由來信或投稿的踴躍與否？還有經費的支援來測定。我想只有在這雙重的鼓勵下才能使從事工作者有勇氣繼續邁進。

演員在舞台上演戲，要有觀眾掌聲來支持。同樣地“校友通訊”也需要校友的迴響來肯定。兩期通訊寄出後，雖也收到不少校友的函電鼓勵，但是仍有約半數的校友沒有訊息。上期通訊所附的“聯絡簡箋”，填復者並不多。這一期仍按照原訂辦法，重複刊登一次，希望能引起反應。作為下期是否可以仍按原址寄遞？或是停寄？以及重編“通訊錄”的參考資料，“通訊錄”上的校友地址是否變動？甚或此人早已遷離原址，或是对校友聯繫不感興趣，都需要由此尋求答案。

校友們的來信與文稿，使本刊內容充實而豐富。往事的追憶，工作的經驗，生活的點滴，旅遊的記述，多彩而多姿。我們高興地欣賞許多校友在學術，事業上的成就。我們也感嘆部份校友不幸的遭遇，我們追逐於時光隧道共享許多童年往事，我們也徜徉於共享美雨的山川勝境。校友們年齡相差懸殊，部份學長們已退居林泉，許多仍在崗位上積極奉獻。學弟學妹們或剛步出校門，投身社會，或仍在進修深造中。我們樂見憑藉這本通訊，能溝通彼此，先從認識開始，進而了解交流，在人生旅途上，互相提携，結伴同行。

旅美校友會沒有會費規定，只靠校友樂捐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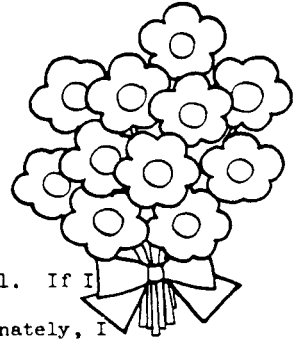
以往偶而有些活動，也大多由經辦人自掏腰包充用，少有動支經費。自“校友通訊”創刊後校友會每期津貼部份郵費，本期起將擔負全部印刷與發行費用。如此一來，本刊之未來興衰將繫於經費之充裕與否。許多校友曾自動解囊捐輸，盛意感人。希望校友們見此文後，能見於行動。尚未認捐者，即開出支票，十元廿元不嫌少，百元千元不怕多。各盡心意，支援經費，積沙成塔，使本刊之基礎更為鞏固，發行工作無後顧之憂。筆者在此特向年來倡導集資贊助本刊諸校友之盛情致無上敬意。希望在全體校友共同支援下，它將欣欣向榮，繼續邁向康莊大道。



(三一)

THE MEAL HAS COME A LITTLE LATE

Kuo Chang CHEN



It was the most unpleasant experience I ever had in my life -- to have seen the meal. If I had known what it was all about beforehand, I would not have even looked at it. Unfortunately, I happened to be on the scene there and, out of curiosity, saw everything. After that for a long while, I just could not get it out of my mind. Whenever I ate my meal, I thought about it. What was agonizing me much had not been the meal itself, which was rich by any standard, but the way it had been presented and refused.

In mid-January, 1944, I was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moy. The so-called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ad been going on for six years. People did not know when it would end. They began to b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mselves than with the war even though about half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y had fallen to the aggressors. It made me sick to think of it. With anti-Japanese feeling running high, I set out shortly after my graduation for the wartime capital Chungking, Szechuan which was about thirty five hundred miles away. Along the route, train and bus schedules existed in name. All transportations were pu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Since it was the only route which had not cut off by the Japanese, it was ther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road connecting SE China to the Chinese inlands and was the most heavily trafficked then in the country.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route became the main target of Japanese air attacks and, as a result, the passengers were forced to travel on foot from time to time along the route.

the end of

I reached Kueilin, capital city of Kwangsi, at the month after I had gone through all kinds of hardships on the route. My first impression about the city was its unequalled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and its pacific atmosphere. It was a real Shangri-la as depicted by James Hilton in his LOST HORIZON. My second impression, the important one, was that the local people in general were not concerned with war. They were concerned with their own survival under the pressure of spiraling commodity prices.

One day when I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 Yueilin, I unexpectedly saw a crowd of people approaching in my direction. In front of the people there was squad of soldiers, two of them holding a woman death convict by her arms on both sides. They were parading her down the street, for warning would-be offenders. She, with hands tied behind her back, was extremely calm, but she was so weak that she was actually dragged along. They were showing her to the public before bringing her to the execution ground. I followed them instinctively and overheard that she had been condemned for robbing an old woman of her money and food.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ground, the prisoner was ordered to kneel before a table, behind it sat a judge. The judge told her it was her last day to live and asked if she had anything to say. She said nothing. Then the judge indicated that she could eat her last meal so that she would not go hungry after death. The meal was arranged on a low small table beside her. It was really a sumptuous meal because it consisted of a whole roast duck, stew chicken, fried fish, pork, a plate of steamed dumplings, and a bottle of wine. She never even looked at it, but I was close enough to hear her whiningly say, "The meal has come a little late" then almost an after thought, "The prices are so high, it's better to die".



(編者按)陳國章學長1944年母校政治系畢業,現居美國。

台灣去來：潭水深千尺，不及故人情！ 劉永銘

來美幾年已經回去二次主要是經不起友情的呼喚老朋友來信或云少了你這位酒仙我們十幾人聚餐一瓶紹興還剩下半瓶熱鬧氣氛也大為減少；或云三缺一時就會想起你這位神通廣大教主自己沒空也會隨手掙一位來湊數更富吸引力是三位相交逾半世紀無話不談<sup>的</sup>初中同學朋友戲稱我們為榕城四皓每有信來就訴苦說自兄離台我們相會大為減少，何不早些歸來？在深摯友情不斷招手下未免怦然動心經老伴同意下，我們於去年十二月初第三次返台離開上次離台已將三年覺得台北高雄高樓大廈又增加不少且規模更大造型更新過去天母老家一帶變化得幾不相識而新興起來許多田園式咖啡店啤酒屋，卡拉OK，MTV（多是廿小時營業）等都是前二次回去時所未見另值得一提就是中正紀念堂廣場前新矗立二幢國家歌劇院及國家音樂廳宮殿式外型大圓紅柱琉璃瓦巍然壯麗內部更美崙美與氣象萬千頂部遍懸大型水晶燈紅地毯紅絨座椅據說二幢建築耗資六七十億台幣一張座椅就值壹萬三千多元真是大手筆我們在百忙中也抽空去看了一場華盛頓芭蕾舞團表演除欣賞精彩舞技外附帶目的就是想去看內部裝潢及舞台和音響設計經親身體驗後認為一切都多國際水準與國外一流歌劇院音樂廳相較毫不遜色祇是建築費用未免高些入場票價最高600元（有時800元）最低150元（有時200元）尚不懸殊。每次演出都會吸引不少觀眾且以青年男女佔大多數可顯示台灣人民生活水準不斷在提高。我們這次回去剛巧在國府開放讓人民了這

大陸探親之後有許多親朋曾回返故鄉一榕城，回來後談起鄉情頗詳據說近幾年大陸人民生活頗有改善彼此間猜忌告密之風已稍戢自己親人之間及和由台回去親友間也會放言高論甚或批評政府家庭中也可以打小牌惟住屋仍極擁擠每戶分配空間太少且衛生設備差沐浴不便上廁所更是苦事一椿對饕餮客感到很可惜之事莫過於許多著名小食如二橋亭鴨麵、鴨腳翅、張順興米粉店、謝萬豐等都成陳跡無處尋覓後街及三坊七巷都破損陳舊得利害，西湖却整修得很不錯，交通建設頗多福州已有火車可直達廈門，通內地各縣公路也開闢不少武夷山已闢為風景區為觀光勝地頗值一遊聽後一縷鄉思不禁神往。返美前，蔣總統經國先生突然逝世半年來蔣總統健康欠佳已有所聞但當元月十三日下午電視台突然廣播他逝世消息時仍予人極大震撼全省娛樂場所幾乎自動停止一切活動平時市面那股熙來攘往嘈雜熱鬧情形頓形冷清惟人心却極鎮靜穩定且不久就依照憲法規定由副總統李登輝<sup>繼任</sup>總統並很快宣佈正式就職政權轉移在和平易有秩序下進行強人政治就此告一段落今後台灣政治將在一人領導集體決策下推動，自由民主一定會更開放更進步我們有幸在此關鍵時刻能在台灣親眼目睹可說是此行返台一極值得回憶之事。

我們返台後在北高兩地被親朋邀請，大宴+宴無日無之，辭都辭不掉，在高雄時間短，宴席晚上排不下，只好排在中午，友情之濃郁熱情至為感人，大概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

影響吧！但和台灣人民生活富裕也有關係！在台時與  
 廈大校友時有小規模聚會在台北有祖馨基芬晉燧  
 樹勛夏冰宜慈諸兄嫂及宗鼎兄在高雄有老校友孝  
 勉(晉勳)夫婦明盛兄森忠夫婦孝述兄等承他們熱誠  
 款待接觸頻繁並云他們已很久沒有這樣熱鬧過希  
 望我們常回來才好！對美加校友通訊看過者都深表贊  
 許認為富有意義更饒趣味惜在台流傳不廣許多校友  
 都未過月弟則代為邀稿並告訴他們有投稿即可蒙寄  
 贈通訊一冊。由高雄北後逗留台灣時間已不多親朋邀  
 約更勤在親情友情薩(注)下時間在輕鬆愉快下溜走  
 因返美機位極為擁擠乃按預定時日(元月廿三日)返美歸  
 途尚遇一驚險鏡頭即機由台北起飛二十時許抵日月田  
 機場休息一小時後再登機繼續飛行數十分鐘後機忽  
 搖擺不停又片刻忽感機身突然急速下沉全機乘客大叫  
 出聲似在蘭信佛口念佛號并緊抓余手臂余心想這下  
 吵吵鬧鬧幾十年老夫妻也要同登極樂了但由於駕駛員  
 著應付機繼續爬高飛行不久就衝出壞氣流以後一路  
 平穩準時到達洛杉磯女婿一家已來迎接到女兒家後我  
 對內人笑說：又將有好多時間供我們吵吵鬧鬧了！

附帶有一報告：即明盛學長其之配夫人及子女(都已成家立  
 業)均在閩已取得聯絡渠已定三月中返閩探親父別  
 重逢其喜可知曾囑明盛兄返台時務將父別勝新婚  
 (此別未免太長久了！)舊事投稿美加校友通訊向老朋友報  
 告一番請拭目以待可也！

(編者按)劉永鐸學長1941年母校數理學系  
 畢業現居美國。

### (三三) 編者的話

上期“校友通訊”因編排更動而重印，延後發行個餘月。遺憾的是這些已決定作廢版本，竟成漏網之魚，向外寄送達數十份，造成同期前後不同双色案，使收受師長及校友莫明所以，滿頭霧水。編者謹在此向諸師友深致歉意。自本期起印刷與寄發改由莊昭順、朱一雄二學長擔任，編者除衷心感佩二學長的慷慨鼎助外，希望今後更加强作業聯繫，節省轉遞時間，避免再有類似錯誤發生。



國外郵印與寄發，承各地熱心學長贊助，義務代勞，計有國內校友總會王豪傑學長、台灣楊肇鳳、林清霖學長、香港林煥政學長、新加坡徐清水、高重恩學長等人，彼等出錢出力，精神可感，編者在此謹深致謝忱。並盼望其他各地校友有意協助推廣者來信聯繫，共襄斯舉。

本期內容，多篇稿件均為上期收稿較晚，延遲至今方能刊出。歐陽謐學長寄來的“趕第三期的頭卷”確是第二期寄發後所收到的第一篇稿件，雖非本期頭卷，但其重視本刊的精神，令人感佩。“由長汀至廈門”是一篇剪輯報導，希望可使老校友明瞭母校現況，而年青校友也可由此略窺長汀時代情形。“薩本棟與廈門大學”轉載自母校“校友通訊”第三期，雖是過時文章，但仍可使長汀時代校友重溫薩師教澤風景。篇頭薩師照片係編者提供，乃1944年畢業時薩師所贈。曾璧中學長的“年來中國大陸旅遊的感受”是一篇值得各方參考的資料，另有一篇旅遊“日記”，限於篇幅，只好割愛，希望曾學長能加以濃縮，成為一篇描述祖國河山勝景的“遊記”，以饗讀者。莊昭順學長的“長途跋涉 參觀忠實的噴泉”與林今學長的“Kentucky Derby”均帶領我們飽覽山川名勝與風土民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陳永煜學長的“小記，小記”，一股潯江道來的情懷，令人沁入心脾，尤其那美麗的版面挿圖，鉛印編排，更顯突出。安得有朝一日，本刊也能仿此作業，篇篇美觀悅目，使人愛不釋手。朱一雄學長的畫，使我這外行人不得不佩服藝術師那雙巧手，一支新筆，在紙上“亂塗”一通，竟就是一幅雄偉挺拔的山川美景。林今、李戎、陳抗鄒潮達均係晚近畢業的弟妹，難得在課業繁忙壓力下仍對本刊付出心力，歡迎他們繼續來稿，並祝學業精進。林清霖學長在“我與旅台校友會及其他”中報導了歷年台灣校友會活動情形，想當年林學長與編者常在晨間相遇於台北中正公園，別來無恙，令人欣慰。其他各學長來稿均篇篇精彩，細心讀來，引人入勝，回味無窮，誠如陳中柱學長（自誇自稱，以示“公平”）在“漫談校友通訊”中所稱“無價之寶”，實不為過也。

本刊上期附頁“聯絡簡箋”徵請諸學長填復，迄今尚有部份未有回音，本期再予刊附，希望尚未填寄校友，即時將附頁“聯絡簡箋”填復投郵。詳細說明請見上期本刊第58頁。另提示下列兩點：（本期內附已括“聯絡簡箋”之回郵簡一封，請利用。）

(1) 本刊下期將重印“校友通訊錄”，將依照“聯絡簡箋”更正舊有地址，使各校友間得獲確切通訊地址。

(2) 下期本刊發行將依據確實通訊地址寄遞，對這無反應，行踪不明校友，將考慮暫停寄送。

上期吳厚沂學長徵稿“備忘”一則，本期重刊於下：

本會為聯絡各地校友，進而增加情誼，特編印校友通訊，希望學長及老師們，惠賜大作，以光篇幅。舉凡本人工作、成就、生活、家庭等方面之報導，以及往事、近況、趣聞、感想等，均所歡迎。至于有關於社會、經濟、政治之言論，或易引起爭議之話題，應予避免之列。

來稿文白不拘，中英均可，敘議兼容，莊諧並蓄；請以 11" x 8½" 白紙橫行繕寫或打字，左右各留一吋空白，以便影印及裝釘之用。

母校創立至今，已逾 66 載，校友人數繁多，年齡相差甚遠，地區分佈極廣，生活經驗亦異，為能收集多方面來稿，必也洋洋大觀而各方校友必以先睹為快也。佇候鴻篇，共享其成。

1987 年 7 月

編者再竭誠邀請諸學長惠賜文稿或來信，以光篇幅。只有諸學長的支持，本刊才可繼續發揚光大。下期將於何時再與校友見面，尚視您的來信遲早而定。就在今日，提起筆來與您久別的同窓好友說幾句話好嗎？！

來稿務請幫忙，嚴格遵守：白紙、黑字、橫寫、端正，左右上下各留一吋空位，拜托，拜托！來稿請直接郵寄下址，以免轉遞。CHUNG-CHU CHEN

2275 South Bascom Ave., #1607  
Campbell, CA. 95008.

## 母校 67 週年校慶紀念

鷺島同窗 何堪回首  
美洲寄旅 旅我校聲

編者 敬誌